

老战士

周潔夫著

文學戰線創作叢書

80
71
C

書叢作創線戰學文

士 戰 老

著 夫 潔 周

行 印 店 書 北 東

目 錄

老戰士	(一)
送俘虜	(一五)
槍	(二六)
好兄弟	(三〇)
變化	(四八)
平常的故事	(六五)

老戰士

一

孟連長全身縮在日本大衣裏，左手大拇指和食指夾住下巴，右手食指在一張四開報上往下移動，逐字逐字的唸着：『進犯蔣軍受創潰退，遺屍五十餘具……』他輕蔑地笑出聲來：『這些送死鬼！』這時門輕輕推開，通訊員跨進門限，用剛發育的嘎聲說：『報告連長！有個老頭兒要見你。』

『請他進來。』孟連長的左手從下巴移到桌沿，站起來，把滑到肩上的日本大衣拉上，來回踱着步子。他想：『一定又是來慰勞部隊的。』他在八步長的房子裏踱了兩轉，當他第三次背向着門的時候，一聲非常熟悉的蒼洪的『敬禮！』使他猛地轉過身子，他疾速地奔過去，一下握住來人的雙手：『呵，劉長勇！』

『連長！』劉長勇半仰着頭，眼睛停在他高半個頭的孟連長的臉上：『你黑了！瘦了！』

『幾個月來儘走路呵！』孟連長掐了掐手指：『咱們有半年沒見了。是不是？』

劉長勇點了點頭。卸下背上的藍布包裹，投到鋪着日本軍毯的炕上，就在包裹旁邊坐下，把戴着圓氈帽的頭伸向前面，高聲大氣地說：『前天我遇到一個熟人，他是在這一帶做買賣的。他說，李家村上住着一連八路軍，連長姓孟，對老百姓有說有笑，可是個好脾氣。我就問他長得怎麼個模樣？他



304825

說，大高個兒，瞎了一隻眼。好嘛，他這麼一說我就猜準定歸是你啦，天下姓孟的又瞎了一隻眼的連長可不多啊！今天一大早我一撒腿就跑來了，一氣跑了四十多里地。」

「難得你老遠跑來看我。來了就好好玩一玩，歇一兩天再走。」

劉長勇忽然呵呵大笑，笑得眼睛的皺紋都擠在一起。他亮着嗓子說：「連長，我不回去了！」

孟連長詫異地盯着劉長勇發紅的臉。

「連長，你記不得我講過的話？」

孟連長顯然更迷惑了，咬着下唇，眉間現出兩條短槽。

「今年四月間，你和指導員再三勸我復員，說是和平啦，咱們要遵守——遵守什麼個鬼方案。那時節我看你們懂得急，要留也留不下，就應承下了。臨走前一天，我想着不好，要是國民黨要滑頭怎麼辦呢？我又跑到連部來問你們：「要是國民黨自己不裁兵，趁着咱們復員發大兵來打咱們怎麼辦？」你們說是大概不至於吧。我心裏總放不下，就說：「要是國民黨反動派要打內戰，我一定回到八路軍來！」就這句話，你忘了嗎？那時候你還點頭稱好呢。」

「哦！」孟連長的眉心解開了，他感慨地說：「那時候我們實在太老實了。」

「害得我閒了五六個月。」劉長勇氣憤憤地說。

孟連長却突然問：「你今年四十——？」

「四十二。」

「是呀，四十二怎麼還能扛槍！」

『我離開部隊的時候也是四十二呀，一歲也不短。』

孟連長背靠桌沿，望了一回劉長勇背後的牆壁，然後搖搖頭說：『你還是回家吧！』

『我回家作什麼？』劉長勇發急了，他攤開兩手，抖動着爬滿黑短髭的下巴：『我的孩子已經成了家，在區上當助理員，吃穿都由公家給。分到的七畝地人家給鋤了兩遍草——我去鋤人家還不讓，穀穗長得黃飽飽的。媳婦會紡綫，又會織布，吃穿全不愁，家裏安排得妥妥貼貼，用不着我這個老粗插手。現在反動派快打到家門前來了，離咱們家只有百來里地。孩子成天跑去跑來，微草點糧，媳婦又做鞋子，又當宣傳員。他們小倆口兩片嘴會說，兩隻手能動。我呢？在家裏礙手礙腳的。下地吧，別人忙着打仗，我這個撈過七八年槍桿子的倒躲到地裏去，怎麼說也說不過去。再說，我是個特等射手，打仗也打了十來年，最精通的還算拿槍這一門，我不出陣去幹倒他幾個還幹啥？這回出來，我已經給孩子們說妥啦：要是我回不去，死了，他們就得多出一倍力，替我報仇，你看，我還能回家去嗎？』

孟連長想起了一件事，他大聲地說：『我忘了告訴你：我已經調開原先那個連了。班上的同志恐怕你一個也不認識。』

劉長勇起初怔了怔，但立刻恢復原來的神情，他執拗地說：『只要能扛槍桿子就行，熟人多不多我不在乎。』

孟連長再沒有什麼可說了。他沉吟了一會，從抽屜中抽出幾張油光紙，說：『好吧，我寫封信問問看。』

劉長勇站在旁邊，眼珠隨着筆尖上下溜走。等到一張紙被墨跡佔去了三分之一的時候，他想起一件事，急促地說：『我是個特等射手，你把這一點寫上。』

孟連長笑了笑，在紙上塗去了幾個字。當劉長勇認識的『手』字在紙上一出現，他才寬慰地呼出一口長氣。

二

劉長勇已經穿上軍衣，背上大槍。雖然班上一個熟人也沒有，但不到兩天，他就跟他們搞熟了。現在劉長勇雜在隊伍裏，向他自己村子那個方向走去。星星在頭上閃爍，時而有一顆流星拖着長尾巴從高空中墮下，消逝在低空中。風吹來有些冰人，搖得兩旁高粱沙沙發響。隊伍靜悄悄地移動着，背上的槍筒發出暗淡的閃光。

『老伯伯！坑！』

走在劉長勇前面的王海根回過頭叮嚀。他是新戰士，愛鬧愛唱，愛開玩笑。他只有十八歲，比劉長勇還要低一節子。在短短五天內，他對劉長勇已經換了三種稱呼：開頭叫名字；第三天改叫『劉老伯』；第四天索性叫『老伯伯』了。

『前面還有個大坑呢，小心把你埋進去。小老鼠！』劉長勇跨過坑，快樂地說。

『我跌進去馬上能夠跳出來，你要跌進去呀，嘿嘿，骨頭都跌碎啦。』

『別作聲！』

副班長在劉長勇的背後喝了一聲。

.....

轉過一個山坡，劉長勇的眼前突然亮了。天空低處映着一片紅光，紅光處傳來急驟的鐵鏈落在砧上的脆音。

『到家了！那是吳老四和他的侄兒在打矛槍頭子的……』劉長勇的心頭跳起來：『他們睡着了沒有？該睡着了吧？不會，鳳兒恐怕還在納鞋底子的。……』

『誰？』遠處傳來一聲吆喝。『那是誰呢？好像是劉二貴的聲音，輪到他放哨那是準不會出錯子的。』他想。劉長勇就在持着矛槍的劉二貴身邊過去了，沒有向他招呼。

隊伍走進了街口。當劉長勇走過第二條橫街的時候，他側轉頭望進去，街裏燈全熄了，只有幾隻狗在街上拖長聲音嚎叫。他辨不出哪一聲是他家裏的老花狗叫的。

『那麼他們睡着了。也該睡了，白天勞累了一天……』他在心裏說着，跳着的心慢慢的平靜了。於是他把肩上的三八大蓋往裏聳了聳，抵緊皮帶，眼望着王海根の後頸，走出村口。眼前又出現了一片黑暗，金屬的碰擦聲也越來越低微了。雖然他不願意回頭去望，但不知不覺的還是回頭望了兩次，而望到的只是映在空中的紅光。

『好好睡吧，我不會允許敵人來擾害的！』他第二次回頭向前的時候，喃喃地說。

隊伍又走過一個村子，風吹來更冰人了。劉長勇的左腿上起了一陣漲痛，腰部也逐漸往前傾斜，『見鬼，這還成！』他低聲咒罵着，挺直胸膛，打起精神，故意把左腿狠狠蹬着地面。但右腿也像有

什麼東西絆住了似地，越走越跨不開步子。

『跟上！』副班長的聲音又響了。劉長勇這才發覺王海根の後頸已經看不清了，他急忙小跑了幾步，追近了王海根，却忍不住喘了幾口氣。

走在王海根前面的孫鐵賓聽到喘氣的聲音，他站住了，退到一旁，拉住劉長勇的槍皮帶，想把它接過來；『讓我攆上！』他輕聲的說。在他說來即使是輕聲，但連隔了五個人的班長劉仁弟也聽見了。他說了一句：『輕些！』

一種受辱的感情從劉長勇的心底浮起，他想說『走你的吧！』但是他了解孫鐵賓是個直心漢，看不過就講，講了就完，待每個人總是誠心誠意，所以只說了句『我不累』，就把孫鐵賓扔在後邊了。

孫鐵賓只幾步就趕上了劉長勇，他又輕聲囑了一句：『累了就說啊！』

『加油！老伯伯！別掉隊！』王海根扭轉脖子，悄聲悄氣地說。

『走你的吧！』這回劉長勇大聲的說了出來。王海根伸了伸舌頭，回過頭不作聲了。劉長勇又懊悔起來，暗暗責備自己火氣太大；『這是自家人呀，小孩子家又不存什麼惡意。』他心裏一陣難過，莫名其妙地說了句：『喂，小老鼠，冷不冷？』

『背都濕透了呢！』王海根插一下背脊，頑皮地說。

休息的口令終於從前面傳了下來。劉長勇坐倒地上，撫摩着大腿，隨後張開兩臂，讓腰部盡量彎倒。就在這時，遠處傳來第一聲的雞叫。

隊伍解散了。戰士們三個兩個地走着，低語着，風把腳步聲和低語聲淹沒了。

劉長勇低頭走着，覺得渾身燥熱，在他的耳朵裏，震響着孟連長的聲音：『大樹坡的老百姓剛從日本鬼子手裏解放出來，沒過上一年安樂生活，國民黨反動派又騎到他們頭上去了。逼着他們一天到晚搬石頭，捐木料，把莊稼全荒了……咱們這回一定要拿下碉堡，解救老百姓，……咱們要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！……』劉長勇的心猛烈地震跳了一下。

『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！』這是一句他最愛聽的話，也是一句他最愛說的話，每次一聽到這句話，總像有一股誘力似地引他奮發勃興。他唸着它，彎進一條小巷。一扇門砰地推開了，一個人閃出來，迎着他喊：『快一點！就等着你呢。』

桌子上點着一盞煤油燈，班長劉仁弟站在桌子和窗戶中間，從破窗紙鑽進的風吹起他露出帽沿的頭髮。同志們都坐在炕上，有兩三個人吸着草烟，烟氣把燈光遮得更暗淡了。劉長勇爬上炕，坐到炕角落裏。他摘下三八式，橫在膝蓋上，立刻又把槍往下移了移，讓槍托碰着炕席，就着燈光檢視烏亮的槍口。

『聽呵！亂動個什麼！』坐在炕沿的孫鐵賓把胳膊往後通了通，劉長勇這才把眼光移到油燈那邊。

『……咱們第五班担任主攻！』班長劉仁弟說了一句，靜默了。這是他常有的習慣：說一句，停一下，但每一句話都清楚沉着：『——這是個光榮的任務——大伙兒都要努一把力——把烏龜殼拿下來——捉幾個黃皮鬼子——繳上幾支美國槍——大家有信心沒有？』

『有！』炕上騷動了，有人往前面移，劉長勇給人影遮住了。

孫鐵賓跳下炕，轉過身對着大家，把燈光全遮暗了。他用打鑼似的聲音說：『我提出跟全班人比賽，看誰繳槍多！』

『好！』『我和你比！』……『炕上有幾個人同時並起，聲音混成一片。半截烟頭飛到地上。

劉長勇推開擋在面前的王海根，全身映在燈光裏，把三八大蓋往空中一舉，大聲地說：『還要不浪費子彈，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！』

『行！一槍打一個！』孫鐵賓抖一抖槍，側過臉：『班長！你作證人。』

班長劉仁弟繞着桌子走過來，說：『我要參加比賽，讓別人做證人吧。』

『我參加！』『我也參加！』『我向全班挑戰！』洪亮的，急促的，粗嘎而有力的聲音一個纏着一個。而窗外的風也吼嘯得更厲害了，好像有人在用鞭梢猛擊着空氣。

班長劉仁弟眼睛發亮，他搖手止住了喧嚷：『好吧，大家都比賽，大家都做證人！』——誰還有什麼意見？』

『我有——』劉長勇跳到地上，挺直身子，站在班長面前：『我要求參加上半班！』

班長猶豫了一會，說：『要能快跑呀！』

『我衝鋒的次數也記不清了。這裏——』劉長勇撩起左袖管，指一指手腕上銅錢大的疤痕，『就是孟連長打壞一隻眼睛那同受的傷，我是緊跟在連長後面的。』

『你——』

『我老了，犧牲了也不要緊。』劉長勇搶着說。見班長舐着下唇不說話，他又補充了一句：『我的經驗多。』班長點了點頭。

王海根忽地鑽進來，插在中間：『報告班長！我要求參加上半班！』

班長搖搖頭：『你沒有打過仗。』

『做什麼總得有第一次的。我的家離大樹坡只有三十里地，就在西面。』王海根伸手往窗上指了一指，他的語音和食指都有點抖顫。不知怎麼，劉長勇忽然難過起來。

『集合！』那是值星班長的粗嗓子。破窗紙外面貼上一隻眼睛。

房裏響起槍上肩和腳步的聲音。班長劉仁弟第一個走出去。孫鐵賓在門旁把王海根擠了一下，拖著龐大的身影緊跟出去。劉長勇留在最後面，他四圍看了看，不會發見遺留什麼東西。在離開之前，他把那盞煤油燈吹熄了。

四

劉長勇跟著前面的黑影，彎下腰大步走着，有時小跑一陣。風灌進他的嘴，灌進他的肺，幾次忍不住想咳嗽，但他立即用舌頭抵住上顎，把咳嗽壓制下去。他登上一道斜坡，走了三五百米，前面那個黑影終於仆倒了。他緊跑了幾步，仆倒在那個人的旁邊，前面正好是一道土坎。

黑綽綽的天在移動，一顆星也不會露出來。劉長勇摸不清現在是什麼時候，只從滲人的寒氣判斷，總該過了子夜。他伏着，把槍平伸在土坎上，竭力凝視前方，前方是黑糊糊的一片，什麼也看不

清楚。

「媽的，急死人了。」伏在劉長勇右邊的王海根不耐煩了，低低罵了一聲。劉長勇立刻伸手摀住他的嘴，爬了兩步，用嘴堵住他的耳朵，嚴厲地說：「不許嚷！」

又過了約摸半個鐘頭。劉長勇的眼前突然一亮，他趕急又把頭低倒一些，從帽沿下望去，他看見就在距離三百米遠處，透出四點白光，在天空低處也出現了一道閃爍的光焰。那白光一亮一滅，又一亮，兩分鐘後眼前又全然黑了。劉長勇這才明白碉堡這一面有四個槍眼，碉堡還沒完成，頂子沒蓋起。

「那是換哨的還是解小手的呢？」劉長勇猜測着，而班長的聲音在他身旁響起來了：「散開些！」他往左移了兩步，右手指扣住槍機。

風小了一些。頭上露出幾顆星星。寒氣却越來越濃重了。劉長勇縮回手，在僵冷的手指上呵了口氣：「準到了拂曉時候了！」他想。

「拍！拍拍拍！」遠處什麼地方信號槍打響了。隨着是綿密的槍響。背後，班長發出攻擊的命令。劉長勇跳起身子，手端着槍，一直衝奔前去。他發現前面有兩個黑影：一個高大，一個矮小，那矮小的忽然斜着跑起來，插到他的左邊去了。「這冒失鬼！把目標弄得這麼大。」他暗暗着急，他想叫，但剛一張口就止住了。

迎面射來兩顆子彈，從身旁掠過。就打在後邊的地面上。不知誰還擊了一槍，碉堡上發出一道火星。突然間，碉堡的斜角吐血紅的火舌：「咯咯，咯咯咯，咯咯咯……」劉長勇急忙仆倒，就在

同時，左前方有人『哨』了一聲，隨後發出一聲短促的呻吟就靜默了。劉長勇的心頭好像受了一下重擊，他想立即爬到那裏去，但猛烈的機槍火逼使他伏在原地。

機槍掃射了一陣，停止了。劉長勇雙肘着地，開始爬行，剛爬了兩步，就見一團東西蠕動過來，劉長勇迎上前，騰出右手把它擁過來，那個人正是王海根。他小聲地問：『傷在那裏？』

劉長勇的手被王海根拉到左腿上。他摸了一手暖濕的凝液。在他的手背上，那支火燙似的手抖顫着。他用最大的忍耐壓下憤怒，對王海根悄聲說：『往右邊下去！那邊火力弱。』

王海根的牙齒碰擊了兩下，沒有說話，抱住槍爬下去。

『一個同志受傷了！』劉長勇在心裏叫。他開了開左手，一股血腥味刺進他的鼻孔。像所有八路軍裏最勇敢的戰士那樣，一見到自己同志的血，他自己的血也會沸騰奔湧，劉長勇的血液流速增快了。他像一匹蜥蜴似地，向着機槍巢那個方向爬去。

他抑住呼吸爬行着，半仰起頭，眼睛發痛，彷彿眼珠要迸跳出來。他覺得全身發燒，有什麼東西在胸口內膨脹，要使他全身炸開。他解開上胸一個鈕扣，用牙齒從地上拔起一根草，把它嚼爛，然後輕輕吐掉。他往前緊爬了足有五十米遠，熟悉的機槍聲又逼使他停止了。這一回機槍是朝着他後面三十米遠處打的，子彈打他背上呼呼穿過。他雙眼像貓眼睛似地發亮，端穩槍，對準火舌處放了一槍。於是他的眼前突然黑了，機槍聲中止了，碉堡裏隱約傳來騷動的聲音。

劉長勇衝過去。背後也傳來細碎的脚步聲。碉堡內擲出一顆手榴彈，在他面前四十米遠處爆炸了。接着是第二顆，第三顆，火力封住了碉堡。在火光中，他發現離碉堡只有七八十米遠了。

風靜止了。東方現出魚肚色，碉堡的輪廓逐漸清楚，遠處的槍聲已由稀疏變為零落了。

『繳槍不殺！』

『投降不殺！』

『不要受蔣介石欺騙，投到人民方面來吧！』

在左側的山頭上，送來一陣嘹亮的召喚。劉長勇也高聲喊了一句：『繳槍不殺！』

『投到人民方面來吧！』這是孫鐵賓打鑼似的吼聲。

零落的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全停止了。劉長勇聽見碉堡內發出一聲怯弱的聲音：『繳槍不殺嗎？』

『不殺！』劉長勇仰起半身回答。

『不投降是死，投降是生！』山頭上又送來嘹亮的召喚。

『我們繳槍！』劉長勇清楚地聽見山同一人發出的怯弱顫音。他一躍而起，衝到碉堡跟前，仰起頭吆喝：

『把槍交出來！』

一支槍托從堡牆上伸出，他抬手接住，猛力往下一拉，就撤到肩上。他忽然想起機槍，見碉堡不高，就喊了聲『別忙！』伸手攀住牆沿。

不知是牆高還是滑了兩支槍的緣故，雙臂還沒彎起，全身就墮下來了。他退後幾步，第二次縱身攀住牆沿的時候，只聽嘩啦一響，隔着牆頭，聽見孫鐵賓響亮的喝叫：『舉起手！』

『呵，他們進去了。』劉長勇一慌，兩手一軟，兩腳又蹬落地上。他的耳內灌進一陣紛雜的嘈音，他趕緊曲着腰，繞着塔飛奔起來。

劉長勇跑到門跟前，正好碰着一個低頭垂手的人從門裏走出，黃軍衣上面濺着幾點黑血。緊接着又出來兩個，第四個才是持槍的班長，左右肩一共掛了三支步槍。那槍的樣式比普通步槍短一些，亮光光的，他偏頭一望，自己繳的那支也是同一式樣。他等班長離開門，正要往裏闖，門却給一個魁梧的人堵住了。那個人正是孫鐵賓，肩上赫然抗着一支烏油油的機槍！接着班上的同志都出來了，每個人都多了一支槍，每個人的前面都有一個抗着子彈箱的穿着黃軍服的人。

他走進碉堡，見塔角裏躺着一具屍體，他覆臥着，胸口處有一道血流，一頂鋼盔滾在頭旁。他撿起鋼盔，扣在灰軍帽上面。四圍看了看，再也沒有什麼可帶的軍用品，這才無可奈何地走離碉堡。

五

『誰？』聽見腳步聲從門外響過去又響過來，孟連長從炕沿站起，大聲地問。

『我。』隨着門簾飄起，劉長勇空着手走進來。

『啊，那麼多東西！』劉長勇一眼看到堆在塔邊的戰利品，叫了起來。但當他發現那挺機槍的時候，他的心痛了一下。

『多麼？還要繳滿他一倉庫呢！繳日本的沒繳够，拿美國的補上。』

『呵呵呵呵……』劉長勇快樂地大笑起來，以致大聲咳嗽了。

『你怎麼不睡覺呵？』

『白天睡不着。』劉長勇咳嗆着說：『我躺在在床上，翻來覆去睡不着，就跑到這兒來了。』

『我知道你是第一個衝上去的，五班長已經告訴我了。』

『我是讓你給寫上一封信。』

『寫信？』孟連長也有整兩晚沒睡覺了。回到村上，講話，點勝利品，派人送俘虜，忙着統計戰果，寫信給在醫院養病的指導員，忙了這一陣，實在疲勞得不成樣子了。

劉長勇一屁股坐倒在桌子橫頭的凳上，興緻勃勃地說：『我要告訴他們，我們打了一次勝仗。我這個做爸爸的總算沒有丟臉，打死了一匹黃鼠狼。』

孟連長受了感染，他又來了精神，他一步走到桌前坐下，提起筆，側着頭說：『你說吧。』

『貴兒，鳳兒！自從……噢，連長！你先把咱們這次繳獲和俘虜的總數統統寫上去吧！』

孟連長迅速地寫了幾行，抬起頭問：『還有呢？』

『你說我一顆子彈消滅了一個敵人！繳了一支美國槍——咳，可惜沒繳到機槍！』劉長勇拍了拍大腿，沮喪地搖了搖頭。一會，他猛地站起：『你告訴他們：下一次戰鬥，我一定繳它一挺！』

『好！繳他一倉庫！』孟連長擠一擠那隻好眼，笑了。

劉長勇却扶着桌子放聲大笑，房子裏滾動着他的快樂的笑聲。

送俘虜

——一個戰地記者的記事——

戰團在早晨四點半鐘結束了。國民黨反動軍一個營全部覆沒。二十天前被侵佔的白羊嶺又回到人民手裏，我在戰場上巡視一周，跟幾個指戰員談了談戰鬥經過，準備回到後方司令部去整理幾天來搜集到的材料。

到指揮部辭別的時候，眼睛繃滿紅絲的袁團長叫住我：「吳同志，你帶批俘虜回去。」他隨手交給我一張名單，指着當中一個名字叮嚀了一句：「這一個受了重傷，路上要好好照顧。」

我見這一行寫的是——

「范鵬 連長 二十八歲 湖北人」

名單上寫着十三個名字，除去范鵬，其他都是士兵。

范鵬躺在担架上。一張白被單裹住他的全身，大半個臉給繃帶遮住，露出的右眼窩深深凹下，圍着黑圈。一個二十上下的紅臉老鄉，把一團捲好的白布塞到褲子底下；另一個同樣年歲的紫臉漢子蹲在担架旁抽旱烟；在他旁邊，站着個中年的黃臉漢子，一手提着茶壺和磁碗，另一手握著蒲扇柄。他們都戴着晒黃了的潤邊草帽。這三個自然是担架隊員了。押送的一共四個人，其中一個是班長，他自己對我說名叫張興方。俘虜們的上身軍服都脫去了，穿着襯衫，汗衫或者背心，油污髒黑，散發着汗

酸味。下身一律穿着卡嘰布的黄短褲，綠色的膠皮鞋不是裂了後跟就是大脚拇指從帆布面上漏出來。多一半沒穿襪子，有的却刺目地套着翻口的花呢長統襪。有一個俘虜的左胳膊給一束白布吊在頸項上，他又瘦又弱，憂鬱的眼睛呆呆望着前方。他們的尖頭美國帽子全摘去了，頭上壓着兩三寸長的亂髮，臉色就顯得格外憔悴了。

出發了。我走在最後面，我的前面是担架、兩個押送戰士、俘虜羣。班長張興方走在俘虜羣旁邊。一個高個子戰士走在最前頭，他走得挺快，那個左臂受傷的俘虜不時得小跑幾步才跟得上隊伍。天上沒有一朵雲彩。太陽剛離開山頂，就帶來一股悶熱。路旁的茂草一動不動，好像繡在地面上那樣。小青蟲結成一張密網，儘在面前亂舞亂飛。走出七八里地，彎進一條谷道，悶熱越加逼人，暑氣燒灼着鼻孔，俘虜們的手臂剛從額上移開又按到額上去揩抹汗水。好容易轉出谷道，擠着的山壁突然退開，眼前出現一條直直的大道。

大道上不時遇見單個、兩個、一小羣人，有的背上掛着一大塊鮮豬肉，有的挽着滿筐烙餅，也有的一袋麵粉，他們用憎惡的眼光看俘虜，向我打聽戰況，當我把勝利的消息告訴他們以後，他們的脚步都變得輕捷起來。我記不清有多少人問過前方的戰況，我的聲音越來越暗啞了。

在一排五棵大楊樹底下，隊伍休息下來。在路對面，在張開的傘一樣地胡桃樹底下，有個四十上下的女人在納鞋底。她的面前放個茶缸，缸邊橫一張小方凳，凳上豎一盞飯碗。

我和張班長一起走到胡桃樹下，那個女人馬上舀了兩碗茶水遞給我們。沒等喝完，她又舀了兩碗放在缸蓋上。我在張班長回去的時候吩咐他：『叫他們都過來喝吧！』

那個女人忽然悄聲問我：『那些離離拉拉的傢伙，都是反動派俘虜吧？』

我點了點頭，她就對着張班長的後影大喊起來：『同志！你別叫了。我不讓他們喝——呃！你叫那幾位同志過來吧。』

三個押送戰士輪替着喝了茶水。他們一走我就用商量的口氣說：『他們在太陽地裏走了十幾里路，都渴了，讓他們少喝一點吧。』

她揭開高粱桿編成的缸蓋，像吵架一般地說：『你看，只剩下半缸了！我這是要留給八路軍同志喝的！』於是她蓋好缸蓋，拿起凳上的四個飯碗往缸蓋上一擡，把銀針往頭髮上一擦，又納起鞋底來了。

我只好回到樹枝底下，要張班長再去跟她商量一下。張班長過去跟她講了好一陣，才端着一碗茶回來，向我搖搖頭，走到担架旁邊，蹲下身子說：『喝水吧。』

范鵬張開眼睛，半抬起頭，隨後突然搖搖頭，後頸靠上枕頭，眼窩又合成個小黑圓球。

『喝啊！』張班長把茶水送到他的嘴邊，他却緊緊抿住嘴唇。張班長一手托住他的後頸，想扶起他的頭來，他却一偏頭，把後頸對着張班長。蹲在担架另一邊的紅臉老鄉突然從被子上空伸過手，搶過飯碗，往地上一潑，狠狠罵了聲：『死頑固！』

我把那個紅臉老鄉叫過來，笑着問他：『你們三個人誰負責任？』

『我！我是組長！我叫宋二虎！』他的氣還沒有平，聲調憤憤的。

『你們也喝口水呀！』

『我們帶着有。』他指一指担架旁的茶壺。

『大熱天，累了你們啦。』

『累倒不累，就是悶得慌！』他拍一拍大腿：『都是咱們的隊長搗鬼啊！他說有個重傷號要抬。一聽說是重傷號，我和老朱抬起担架就走，誰曉得是抬這個死頭固種子呀！』

這時候紫臉膛的老鄉——大概是老朱了——抽完一袋烟，從樹根上站起來說：『趕緊走吧，早走早到，還能抬一趟。』

臨走，我跟張班長說好，決定到前面村上燒水喝。然後我向俘虜們解釋明白：要他們再忍耐一會。

到了前面的村裏。燒了一大鍋開水。俘虜們捧着飯碗，把熱騰騰的水大口大口喝下去，有幾個幾乎把碗邊都咬碎了。他們一碗又一碗的喝着水，范鵬却在一旁用惡毒的眼光瞅他們，不知道是不是故意。連咳嗽了七八聲。可是沒有一個俘虜理睬他，依舊大口大口喝水，啣着嘴唇。

又走出十來里地，頭頂上的太陽稍稍偏向西面，眼前出現一座被叢樹圍繞着的村莊。張班長提議該吃頓中飯了，我就派他先進村去接洽，我們在村頭棗樹蔭下歇着。過了一會，張班長出來了，領着我們走進一家院落。

院落中站着一排三間的審洞。審門上掛着長串的紅辣椒。一個老太太站在正中間審洞門口，一見我跨進院門，就迎出來一步，但馬上退回門口，倚在門側不動了，——自然她看到了後面的俘虜羣。張班長讓俘虜們在院裏歇下，笑着對老太太說：『老太太，麻煩你呦。』她不答話，一偏身，讓我們進審。審很深，我感到一股涼意。

老太太緊跟幾步，指着門外悄聲問：『那些東西是不是反動派軍隊？』我照實告訴了她。

『他們不在這裏吃飯吧！』她緊接着問，聲音放大了。

我想起喝茶的事情，看一看張班長，張班長就說：『他們也沒有吃飯。』

老太太沉默了，兩手拉着新藍布上身的襟角，然後擦一擦褲腿突然轉身走開。她站到門口，往院子裏看了一會，扭過身決絕地說：『你們八位在這裏吃。他們，送到別家去吧。』

張班長急忙搶上一步，理直氣壯地說：『剛才村長陪我來的時候，他告訴你做二十一個人的飯，你不是說做三十個人的也行嗎？』

老太太拍了拍手：『村長真糊塗，不說個清楚。唉！我也糊塗！』

我一看，怕鬧僵了，急忙接過說：『老太太，你老聽我說，他們雖然是頑固派軍隊，可是已經放下槍啦……』

我接着跟她講了一陣寬大俘虜的道理，老太太聽了態度緩和了點，說：

『你說的可也有點道理，可我就氣不過他們要害咱們那末兇……』

她一掀門簾進到裏屋去，不一會就聽見沙沙的聲音。

我走到院子裏。見靠門坐着的幾個俘虜低倒着頭，我猜想他們是聽到剛才的話了。范鵬死了似地挺在担架上，緊閉着乾焦的嘴唇，嘴角劃出一道不屑的綫紋。一個襯衫袖口快掛下來的俘虜坐在礮盤上，從旁邊那個高個子戰士的手裏接過烟袋，捲了支烟，接着火，驟驟地猛吸起來，精瘦的臉頰凹下現出兩個深洞。他一連抽了三四口才吐出一口烟氣，偏轉頭向高個子戰士說：

『你們的砲真準哪，兩砲就把碉堡頂打穿啦！』

高個子戰士笑了笑，輕鬆地說：『我們的砲彈是長眼睛的，打東到不了西。』

『兩顆砲彈要了六條命。』另一個俘虜從礮盤另一邊接上嘴，向担架嗷一嗷嘴：『連長也是給砲彈打傷的。』

抽烟的俘虜冷笑了一聲，捻熄了烟，夾到耳朵上。他向担架那邊瞥視了一眼，又冷笑了一聲。我發現他的眼光中含有滿足的快意。這神情使我驚異，我正想問他一些什麼，張班長在屋裏叫我了。張班長蹲在灶肚旁燒火，映得火紅的臉上流着汗珠。他說：『我跟老太太說妥了，讓他們都進裏屋歇歇。』

我引他們進到裏屋。二十個人擠滿了屋子。儘管流漾着汗酸氣味，蒼蠅嗡嗡地旋飛着，靠牆的幾個俘虜不久就閉上眼睛，發出輕微的鼾聲。

老太太在灶對面的案桌上揉麵，鼓起兩腮，她的不快似乎還沒消盡。我走到她的身旁：『老大娘，你家有多少人呀？』

『連我三口子，』她望了我一眼繼續揉麵：『貴生一早就抬着担架走啦。他爸送餅子去啦。昨晚我們推了大半夜礮子——這就是新麥子推出來的。』

『啊呀，你們真是八路軍的好父母呀！』

『噫！說這個。』她把揉好的麵團往案頭一推。『割麥子的時候全靠你們幫忙，三十多個人一鼓勁，半天就把一大片麥地割完了。再一說：沒有你們八路軍在前方擋頭陣，反動派一過來，別說麥

子，麩子都保不住。——這輩用老鼠什麼東西不要！」

鍋響了。她趕緊拿起刀子切麵，我就在一旁趕起麵來。她邊切邊說：「大前天東頭王家來了個親戚，他是從白羊嶺逃出來的。他親眼看見白羊嶺給糟踏得不像個樣子，反動派心狠手長，把小媳婦用的針綫包包都抱走了。同志，你評一評，這還成什麼世界？」

第一鍋麵條熟了。她把麵條盛在大盆裏，擱出八副碗筷：「你們剛好一桌，先吃吧。」

「不，讓他們先吃。我們不餓。」張班長從灶肚旁轉過通紅的臉，急促地說。

老太太看了看張班長，又看了看我，半晌才慨嘆了一句：「你們真是佛心人哪！」

她又從案桌下揀出幾副碗筷，往灶頭上一放。高聲喊叫：「快出來呀！還讓人家請嗎？」

俘虜們擁出來，低著頭從她身旁經過。他們盛了麵條，低頭吃着，沒有一個人說話。

張班長盛了一碗麵湯走進裏屋，一會就聽見他的勸誘的聲調：「喝些麵湯吧。」過了一會，又響起他的聲音：「先喝一點，還有三十里地哪。」又過了一回，他依舊端着滿碗麵湯退出來，蹲在灶旁的宋二虎突然站起，吼叫似地說：「同志，這個死囚得給他硬的吃！嘿！給他麵條不吃，給他簾條就吃了。」

大概是在涼窩歇了好久的緣故，這回出發太陽更毒了。那個手臂受傷的俘虜掉了隊，宋二虎吆喝着要他趕上，我索性喊他過來。他停住，略略遲疑一下，不安地走過來，離我還有五步遠，就挺直立正，用好手行了個敬禮。我走到他的跟前，問他叫什麼名字，他放下的手又一次迅速舉起：「報告官長！我叫王德福。」

王德福和我並排走起來。「你家裏還有什麼人？」我問。

「官長，我是去年十月抓來當兵的。」他用發熱病那樣的顫音說：「那天我挑着菜上城，小胡同裏鑽出四個傢伙，穿着二尺半，一繩子把我捆定，就拉到營裏去啦。我家裏有個老娘，是個半癱子。那時我老婆剛生過第三個孩子，還沒滿月，誰曉得她們是生是死啊！」他抬起袖口抹眼睛，抽搐着肩膀：「我幾次想跑回家去，可是我怕呀。我們班上有個姓于的想跑沒跑成，連長叫全隊集合，當衆把姓于的打了二百軍棍，打得屁股上的肉都不見了，成了個血人。……」

「連長就是那個姓范的嗎？」

「不是他是誰！」他壓低聲音，向前方望了一眼，見担架在三十步路以外，這才安心說下去：

聽說他是什麼軍校的畢業生，真像個煞神呀！這回你們打碉堡，子彈在碉堡裏穿來過去，弟兄們死的死，傷的傷，眼看不行了，一排長就到跟前說：「連長，咱們繳槍吧。」他却拿起盒槍，一槍放倒一排長，隨後把盒槍比住我們叫吼：「你們誰想繳槍誰就別想活。八路軍抓住你們，一個個都得抽筋剥皮，知道嗎？給我小心打，不准回頭，誰敢回頭，哼！看一看一排長！」我平時就給嚇怕了，只好胡亂放槍，腦瓜子後面冷森森的，好像連長的匣槍口就頂在我的後頸上。後來你們的砲一個一個擡過來，第一砲偏了，落在碉堡後面；第二砲正中碉堡，木片石塊直往下掉，哭喊聲亂成一片，連長也壓不住了。正在亂鬧，又一砲把碉堡打了個窟窿，炸死總有五六個，我的手臂也受了傷，連長叫了一聲跌倒了，碉堡裏亂得像受了驚的羊羣。在火光中，我見左手傍有個人忽地轉過身，用槍口對準哼着的連長，只聽啪的一響，連長就不作聲了。……」

『放槍的是誰？』我第二次打斷他。

『細一看，是于喜亮啊！他一拉槍栓就跑到門口，一把拉開門，大聲的叫：『一別打了，我們繳槍！』我們也不知不覺隨着喊起來：『我們繳槍！』你們的人就一下衝過來了……』

『于喜亮呢？』我又一次插問。

『那不是他？那個走在頭前的！』

我蹣跚起步，順着他的手指看去，正是那個在院裏抽煙和冷笑的精瘦個子。

『他跟我在一個班上。』王德福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拘束，用談說家常那樣的神態說話：『他是河南人。五年前跟他爸出外逃荒，在西安附近碰上軍隊，都給抓了伙子。他爸磕頭磕出了血，還是抗上了子彈箱。餓了三四個月的老頭子，哪能經得起呀！第三天，就拖倒了，大口大口吐血。押隊的傢伙硬說那是傳染病，要把他爸拖出活埋。他爬在地上磕頭求告，人家狠狠踢了他幾皮靴，拖着他爸走了。可憐呀，他還不知道他爸埋在那塊地皮上，屍首都沒處找尋。他偷偷對我講過兩次，一說就抓胸口，打耳刮子，恨怨自己不肯。他從來不哭，他說他的眼淚哭乾了，那回挨了二百軍棍也沒有流一點眼淚。』

我不禁第二次去望于喜亮的背影。他緊跟在那個領頭的戰士後面，半仰着頭大步走着，好像他不是一個被押送的俘虜而是一個押送的戰士。

隊伍在一口井旁歇下。于喜亮跑到井邊，絞動轆轤，打上大半桶水，把桶提到嘴邊，仰着脖子喝起來。王德福說是他也要去喝些，又行了個敬禮，一直跑了過去。

太陽快碰着山頂的時候，我們終於到了後方司令部。

王旅長埋例頭，正在一張攤開的大地圖上畫着記號。見我進去，他抬起頭來。「你們才到嗎？他們在哪裏！」

我知道他已經接到袁團長的電話了，就說：「他們在外邊。」

王旅長摺起地圖，背着手走出門外，他的警衛員影子一樣跟着他；隨後通訊員也跟了出來。

一見王旅長的魁偉身形，張班長和三個戰士馬上持槍立正。宋二虎也站起敬禮，看情形他是見過王旅長的，他親熱地叫了聲：「王旅長！」俘虜們都矚目立正了。

王旅長走到担架旁邊，俯下腰，仔細看了看那小半張蠟一樣的臉，撫摸一下繃帶，沉重地說：「傷得不輕呀！真作孽，何苦替蔣介石賣命呀！」

范鵬連長睜開黯淡的眼睛，它正好碰上王旅長的眼光。似乎那對閃着慈祥光輝的眼睛中有點什麼可怕的東西，范鵬立時閉上眼睛，低低呻吟了一聲。

王旅長背轉身，向挺立着的俘虜們掃視一眼，溫和地喊了聲「稍息！」便提高了聲音，語調却依舊溫和而緩慢：「你們都走累了吧？——啊，鞋子都破啦。」

俘虜們低下頭，看着露出的大拇指。只有于喜亮馬上抬起頭，盯着王旅長的寬闊的、眼梢登着短紋的臉。

王旅長用充滿激情的語調，向俘虜們講了講反動軍是壓迫窮苦老百姓的軍隊，八路軍是為窮苦老百姓謀利益的軍隊。接着問：「你們多半是莊稼人出身吧？」俘虜們有的看了看王旅長，有的互相對

看一眼，沒有作聲，王旅長緩步走到王德福跟前，拉起那隻起繭的好手：『你是莊稼人呀！』

『哼！』王德福的鼻子抽搐了，吊下兩顆眼淚。

『你們願意來打自己人嗎？』王旅長的問話中含着幾分嚴厲。

『不願意！』于喜亮往担架那邊瞪了一眼：『是槍支逼着的呀！』

『我們是畜牲！我們給趕着往東就往東，往西就往西，當官的鞭子長呀！』一個我從沒注意過的短個子，突然用激動的語調叫起來。

范鵬輕輕哼了一聲。我見他的臉色變得更白，被單抖動起來。

于喜亮一步跨到王旅長面前：『我家三輩子都是莊稼人，爺爺給地主逼死了，父親……父親死在他們手裏！』他指一指担架，聲音有點顫抖。『我這條命總算在棺材裏頭拖出來了！』他的眼睛冒着火，似乎放一根草進去就會燃燒。

那個低矮個子又在一旁激動地說話了：『我們是忘本離宗的人！老百姓恨我們，恨得應該！』頭髮得更低，長長的、蓬鬆的亂髮顫動着。

王旅長回頭吩咐通訊員：『叫廚房趕些麵條。先帶他們去歇一歇，喝喝水。』接着他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個本子，寫了幾句話，撕下那一張紙遞給我：『你領担架到醫院去。告訴金院長，要好好照顧他，有牛奶給搞些牛奶喝。』

我走到担架旁邊，發現范鵬的眼角有一滴晶亮的淚珠。

宋二虎精神十足，喊了聲『起！』拔腳就走。他們走得飛快，我緊趕也沒趕上。只聽見担架上發

出一聲聲拖長的、痛苦的、近乎嗥叫的呻吟。——支撐着范鵬的內在力量顯然消失了。

把范鵬安置好以後，我們一起離開醫院。宋二虎一跨出門口，就呼了口氣：『這回可輕鬆了。』

『快走吧！』老朱在後面催促。

『慢點走吧，反正任務是完成了。』我的心裏也感覺一陣輕鬆，愉快地說。

老朱瞟了我一眼，急快地說：『我們還要到前線去！』

『呵——』我吃驚了，見他們的臉上沾滿了塵土，不禁又開口勸阻：『明天去吧。』

『明天？咱們的傷員就拾完啦！』宋二虎的話和老朱的『明天就晚了！』幾乎是同時發出的。

担架從來路搖擺着遠去。我目送着他們。放在担架上的茶壺和磁碗應和着腳步微微動彈，發出清脆的磕碰聲音。那個黃臉的中年漢子執着蒲扇，在担架後面急趕着。夜已經快來到了，一羣歸鳥越過担架，越過我的頭頂，向醫院後面的樹林飛去。

一九四七·三月

槍

初冬的風呼呼地在田野中打旋，陳長發踏着灰白的公路，迎風走來。他一手扛着鐵頭，一手握着一塊木牌，他找到昨天分地時作爲標記的石塊，放下鐵頭和木牌，搬開石塊，插上一塊木牌，用鐵背一下一下敲打起來。他的心熱辣辣的，不知不覺順口唱起來：

『扎槍頭子尖又亮，

紅纓長又長，

反動派敢來咱家鄉呀，

嘿！請他吃一槍。』

說起陳長發的紅纓槍呀，全屯三十六桿紅纓槍中就數他的最耀眼，誰見了都誇獎。三個月前，一股中央胡子摸進屯裏，陳長發的家遭了搶，他身上穿的衣服褲子全給扒光，還挨了一頓揍。不久，工作隊來了，屯裏成立了自衛隊。他打了個扎槍頭子，在那匹唯一的青馬身上，摘下一把馬尾當纓子，用紅姑娘汁把它染得血紅血紅，連槍桿子也染了。

上個月初，自衛隊由工作隊小組長老趙帶領着，到七里地外的溝裏打了一回胡子。繳到了一支大槍，兩匹馬，活捉了一個胡子。那個胡子是給老趙用大槍嘮壞了左腿，自衛隊長老馮趕上前，連人帶槍一把抱住活捉過來的。後來就把那支槍給了老馮。閒時陳長發就向老馮要過槍來擺弄，越擺弄越心癢。『多會再打一次胡子，得一桿大槍就好啦！』他想。可是胡子三個五個帶着槍投降了，聽了又喜歡又懊惱。

陳長發插好一塊小木牌，又跑到榆樹那邊插第二塊，他敲了幾下，木牌只進去一寸深，就給什麼硬東西擋住了。他倒轉鐵頭挖了一下，鐵口碰在一件什麼鐵器上，虎口也震痛了，他狠命一提，一大塊泥土翻到脚面上，露出一截黑黑的小圓管。『哦嚇，那不是槍口嗎？』他的心一跳，趕緊蹲下身子，雙手握住槍口往上一扳，槍口像凍在地層下似的，動也不動。他又拿起鐵頭，順着槍身的方向，

小心地刨去一層土，這才把那支槍起了出來。

他喜歡得血往上衝，兩手發抖。他抵緊皮帶，把槍往肩上一甩，走了幾步，又往外一甩，槍支搖幌一陣才給左手抓住。於是他臥倒地上，對着榆樹，瞄準那枝垂得最低的枝梢，勾着扳機放了一槍。槍清脆地響了一聲，他拉開槍栓，槍膛內白亮亮的，一顆子彈也沒有。像放一隻玻璃杯子那樣，他把槍放倒地面，又揮起鐵頭，在起槍處的四周挖了一陣，一直挖到出現了一個大坑。可是除了泥土和草根，什麼都沒有發現。

他豎起腰，用袖口抹着臉上的汗水。他看見遠遠有個人倒攆着大槍走來。一看那攆槍的樣式和行走時上身微微搖幌的姿態，他就肯定那是老馮：『大概是歪哨回來了。』

他的心頭忽然亂起來。他記起上回打胡子的時候，臨出發前老馮對大家講過：『這次打胡子，不管繳了什麼東西，都得照實往外交，不能藏私。』

『這支槍該不該交呢？這是我挖出來的！……我說原來就是我家裏的！不好！』他馬上在心裏批評自己：『向自己人撒謊，我成了什麼人了？虧我還是個分隊長！』他的汗又沁出來了。老馮也越走越近。他到底下了個決心，張口大喊：

『老馮！老馮！』

陳長發邊喊邊迎過去，兩手捧着槍往老馮面前一送：『你看！』

『呵，那是九九式呀！好槍！』老馮接過槍，一看就嘆賞起來。

陳長發盯着槍身，使了勁才喊出一聲：『這是我從地裏挖出來的。』

「喂！」老馮騰出一隻手拍一拍他的肩膀：「這比金子還貴重！比挖出金子還誘人呀！」

陳長發看了老馮一眼，牽動一下嘴角又遏住了。

老馮拉開槍栓。『有子彈沒有？』

『沒有。挖了個大坑都沒找見呢。老馮，你把這支槍交上去吧。代我說說，你就說——』他原想說『能不能給我留下？』不知怎麼，却說了個『我是從地裏挖出來的。』

『這十有九成是胡子埋的。我把它交上去，記你一功！』老馮露出黃污的潤門牙，把那隻槍加到右肩上，返轉身就走了。陳長發知道他是到老趙那裏去的。

在回家去的時候，陳長發低倒頭，心裏亂糟糟，一時懊悔，一時想到老趙那裏去探探，一時又想回到地裏再挖一挖看看，步子也跨不出去。好容易拖到家，他就一五一十對他媳婦講了。

『唷喂！你真傻呀！』他的媳婦嚷起來。『挖到了槍又白白交給人家，下次胡子又到了咱家看你用扎槍一個個挑去？』

陳長發一聽就生了氣：『你懂得什麼，光知道一個家。有了大槍也不是光爲保衛咱一家子的。』這一來，他的心倒安實了。『我這是大公無私。』他想，也就把這件事情丟開了。

第三天下半晌，老馮來找他。說老趙要他去一次。

他們兩個走進老趙住的房子。老趙正在看一本油印的書，見他們來了，就走到炕邊，掀起褥子，抽出一支槍來，陳長發一眼就認出來：正是那支九九式呀！

老趙把槍塞到陳長發面前，笑着說：『老陳呀，這支槍決定給你了。』

陳長發倒呆住了，猶疑了一會才接過槍。槍口抖顫着，劃着花花。

老趙又從褲子底下抽出一排子彈：『還有十發子彈，也給你。——這武器是保護大伙兒的，可要好好愛護，沒事別亂打亂放。』

陳長發接過子彈，揣在懷裏，不知說什麼才好。老馮一把拉住他持槍的胳膊，說：『回吧，回去用紅姑娘染一染。』

陳長發給拉出門，這才覺得槍特別涼，手心特別熱，像握着一塊冰柱。他突然活潑起來，拉住老馮的槍皮帶說：『我看看你的槍。』老馮一把推開他：『看你自己的槍吧。』……

陳長發回到家裏，一腳剛跨進門檻，就望着媳婦大聲地喊：『喂，你的擦頭髮油還有沒有？』

他擦了一陣槍，把槍背槍筒擦得烏油油的。推上三顆子彈。就把槍橫放在炕頭上。晚上他幾次醒轉來，伸手到被窩外撫摸它。

好兄弟

一

担架隊員一條心，
遵守紀律聽命令。

一九四六，十二月

越過幾重山，
越過幾重水，
不怕困難向前進！
好人要當担架員，
愛護傷員兵，
愛護傷員兵！
愛護傷員兵！

當偏西的太陽縮進雲層的時候，一組組長王興章仰起脖子，和全小隊隊員反覆唱了幾遍民伕担架歌，一直唱到熱辣辣的陽光又刺到他的右臉上。他覺得喉嚨乾澀澀的，嚙口唾沫也困難，身體有些乏，眼皮儘往下墜。他聽着在身後滾動的大車轆轆聲，不禁思想起他的哥哥。

他哥王興才是去年十月參軍的。

哥兒倆從小一起長大。他哥十一歲那年，到張七爺家當羊倌，過了兩年，當他長到十一歲的時候，他哥升了牛倌，把原來的位置讓給他。哥兒倆起早歸晚，一塊睡冷炕，吃冷飯，受冷氣。這樣過了三年，他爸的身體衰了，他哥回家幫他爸下地，又把放牛的事情讓給他。他爸租種了張七爺兩垧地，種了十來年，除了出荷納稅，只够兩口子兩張嘴吃。他哥一回家，多一口人吃飯，地沒多半牆，就不够吃了。勉強撐持了三年，他哥抽上了勞工，他第三次接了他哥的手。熬到三八、二五，他哥從牡丹江回了家；第二年春上，張七爺全家却捲起細軟財物，穿上兔子鞋走啦。過不久來了工作隊，村裏像

燃起一把火，幾輩子壓在人家的腳底下的窮哥們都直起了腰。他爸租種的兩垧地歸了他家，又分得一垧好地，一匹馬。那匹馬他哥倆全放過，是匹好青馬，毛色油亮，喜得他娘咬着牙直笑。後來哥倆一起鬪爭張七爺的把弟陸鄉長，一起入農會。九月間農會主任一呼應參軍保家鄉，他哥第一個報上名。他的心頭也癢癢的，可是三垧待收的地把他留下了。

二月底邊，區上動員担架隊上前方，他搶先報上名。來回二十多天，大伙在一塊笑笑唱唱，走了不少地方，見了不少世面，他心裏好樂。雖說在道上遇見幾回飛機，挨過一次炸，受過炸，受過傷，他滿不在意，倒說：『給螞蚱咬了一口，算得什麼！』這一回是第二次上前方，臨走前幫着他爸，使喚着那匹青馬，把三垧地種上了。走時一身輕鬆，好像剛從江心裏洗了個澡。

現在一想起他哥，他的腦袋就開了戲了。有一幕時常開演的戲，這回又出演了。

他剛當羊倌那年夏天，張三爺帶着他的兩個少爺，到張七爺家來歇夏。爺兒兩個成天騎馬打獵，喝酒玩女人，佃戶于良發的嫂子就在半個月裏給叫去了三次，每次都是流着眼淚回來。兩個小的也是一對小煞神，大的跟他哥同年，穿一身西服，頭髮梳得油光滑亮，像個日本小子，有時也當真用鬼子話罵人。小的從城裏帶來個橡皮彈弓，裝了半口袋吃剩的桃核，見人射人，見馬射馬。有一回他趕着羊羣回來，那小子正站在門口，照着頭羊一彈弓，頭羊扯頭就竄，羊羣全亂了。他咕噥一句，那小子迎面又射來一彈弓，桃核尖正刺在他臉上。過後他到馬廄裏告訴他哥，他哥一手撫摸他打紅的臉蛋，一手按在他的頭髮上，好久才悶着聲音說：『二弟，咱們別忘了，大了要出這口氣！』……

『那兩個小子跑了，還不是去當國民黨！我哥哥要捉住他們才好呢！』想到這，他的心頭跳了一

下。

「喂！老二，咱們也唱，你聽二小隊唱得多有勁！」他的左膀給人狠狠觸了一下。那是于良發在向他說話。他掃了一眼，見于良發把光頂草帽往腦後一推，蓋在鋪蓋捲上。張開大口，嚥着左眼嚥，吼叫開了：

担架隊員一條心……

接着有十來個路路錯落的聲音加進去，他也不知不覺的跟着唱起來：

越過幾重山，

越過幾重水，……

他又陶醉在現實的歡快裏，疲困從他身上躲開。

道路熟悉的道，不過走起來爽快多了，不像三個月前滑溜。冰雪都溶到地下去了，道旁翻了道的土地黑油油的逼人愛。經過一片麥地，麥苗長了半尺高，綠映映，齊整整，在太陽底下像是要融化。面前出現一片綠林，綠林後面隱着黃泥牆，黃屋頂。快接近綠林，小隊長喊起口令：

「一，二！一，二，一！一，二，三——四！」

雜亂的脚步立刻整齊起來，他也自然而然挺起胸脯，愉快地用全力喊着：「一，二，三——四！」電日，一個拿着紅纓槍的十三四歲孩子，裂開嘴對着隊伍傻笑。路旁的門打開了，穿着乾淨單

衫褲的大娘們倚在門旁，指指點點的低聲講話，一個孩子跳到碾盤上，稚聲稚氣地唱：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！』他也想唱，可是小隊長還在頭前吼：『一，二，三——四！』他只好和大伙兒一起喊口令。他邊踏步邊用眼角瞅，心花都開放了，腳底心裝上了彈簧。

穿過屯子，又是綠的麥苗，又是下了種的黑土地。……走一程，又一程，太陽掉在右面，眼前又出現一座村莊。那村子散在路左邊，從一排房頂上望過去，能够望見兩株相距不遠的大楊樹，右面那棵的濃綠叢中有個灰鳥窠。

隊伍就在這個村子宿營。王興章那一個分隊被分派到西頭一家貧戶家住。他把大車上的担架、棍子、繩子搬進屋裏，把背上的小鋪蓋捲往炕上一扔，担起房裏的水桶，就往井邊走。

他到井邊已經不是第一個，二小隊小隊長老陸，那個愛唱愛鬧的小個子，彎着背杵在絞水。他旁邊有個穿綠軍服的青年人，正在把扁担的鐵鈎鈎到桶把裏去。

王興章放下水桶，招呼二小隊長：

『哈！老陸！你又起了模範作用！』

那個穿綠軍服的青年人忽然放下扁担，跨上一步，兩手握住他的手，連聲說：『啊！老鄉！你好？你的傷好了嗎？』邊說邊握手，握得他的右手發痛。

他呆住了。他端詳着對手方。那個人剛修過臉，兩道蠶眉下伏一雙烏溜眼，臉孔紫裏透紅。頸上縛一條白毛巾。敞開軍衣和襯衫的上邊兩個扣子，露出油亮的胸膛，胸口上有個銅錢大的青疤。他迷迷惑惑，怎想也想不起那個人在哪見過。那個人開口了：

『那回在江心上遇見飛機，還記得那回事嗎？我就是那個傷員。我叫張成虎！』

『啊！同志！是你！啊——』他從心裏湧起一陣喜歡，不自禁伸出空着的左手，搭在同志的手背上。『我的傷算什麼傷，三天就長了肉。你呢，你的彩好痊了？……』他想接着說『恭喜你呀！』猛覺這句話封建，把它咽下去了。

二小隊長老陸已經打完水，看了他們一眼，擠着快活的小眼睛說：『啊！老王碰見老朋友了！讓同志給你講講前方故事，可別入了迷，忘記担水。』說着，担起水桶，低低哼着小調，搖搖晃晃走了。

張成虎瞧了一眼空水桶，忽然趕到井頭，一口氣提上一桶水，倒在空桶裏。王興章搶前說：『我來！我來！』張成虎輕輕推了他一把，飛快又提上一桶，把另一隻空桶裝滿。於是担起自己那担水：『你家在哪？你頭前走！』這動作又弄昏了王興章，張成虎緊接着說：『我沒有別的答謝，給你家挑一担水。見見你老人家！』

王興章明白了，禁不住咯咯笑起來：『我家遠着哪！咱們担架隊學了你們八路軍，我是給房東担的水。』他的臉上的紅癰癰堆在一起，張着厚嘴唇。

『嘎！』張成虎掃興地放下担子。解下毛巾，揩着額上的汗：『那，你在那歇？停會來看你。』

王興章指一指西頭那排茅屋。又紅又圓的太陽正掛在屋頂上。『我在三小隊裏，你問王興章就是。』王興章担起水桶走了。他走到第一棵楊樹邊，回頭望了一次；走到有鳥窠那棵楊樹底下，又回望了一次。他見張成虎一直站在井旁看他，臉上披着直射的太陽光，紅得像熟了的高粱穗。他喜歡歡歡的

想：『哈！這麼壯了！不過三個月呀！』

二

三個月前。他們那個中隊抬着一批傷號往後方送。王興章那一組抬的傷號看來傷勢很沉：臉孔發黃，眼窩坍下，黑髮髭爬在深陷的兩頰上，不聲也不哼，好像一具沒知覺的石人。

担架第一次歇下，他發覺傷員全身打顫，掙扎着往上欠身子，嘴裏嚦嚦作響。臉上現出痛苦的神情。他的心一陣緊，湊下臉問：『同志，怎的，要醒乎？』傷員扭轉着牙齒搖搖頭，動了動嘴唇，沒有說話，又嚦嚦的往進吸氣。第二次歇下，傷員又出現了同樣狀態。這回他猜到了，準是背脊受了傷，凍冰的硬地觸痛了傷口。第三次在曠地裏歇，他首先爬倒地上，叫了良發他們把担架的一頭壓在他的背上。傷員的背脊臨空了。他在担架底下覺出傷員沒打顫，也沒聽見嚦聲，他放寬了心。出發時，他從担架底下鑽出來，走近担架，替傷員掖緊被子，傷員張大眼睛，從深陷的眼窩中定定地盯着他，眼神中含着激動和感謝。那種眼光他似乎看見過的！喔，想起來了，是他哥到縣上去的那天早晨，他哥把他拉到馬廐旁邊，摸一下青馬的鬃毛，然後低聲向他說：『二弟，我打反動派去了！不打打反動派不回家！爸年歲大了，家裏事情你要多照顧。』說完話，定定地盯着他的臉。那眼光就跟傷員的一個樣。『哥會不會受傷呢？』這念頭第一次從他腦子裏閃過。早先他只是擔心哥在前方打不好仗，丟他家的臉。『要是哥受了傷，担架隊員會不會盡心照顧他？』想到這，他突然覺得躺在担架上的那個人就是他哥了。

以後，每逢休息，要是在村頭村沿，他讓担架的一頭放在階石上，門檻上；要是在野地裏，就讓担架的重量壓在他的背脊上。旁黑到了兵站，傷員換了藥。從醫生口中，他才知道傷員的胸前打進一顆子彈，從背後穿出，幸虧不會傷到肺。

當晚傷員給安頓在老鄉家裏。他要求照顧傷員。在炕底下鋪了一層草，睡在草上。半夜裏，他恍惚聽到傷員嚷起來，跟着是刺人的哼聲，想是傷員翻動身子，觸痛了傷口。他掀開身上的白羊皮大衣，一蹣蹣到炕跟前。月光光水汪汪洒在傷員臉上，傷員的眼睛在月光中閃亮。他撥了撥炭盆的炭火，從炭盆上的茶壺中倒了一碗溫開水，遞到傷員乾裂的唇邊，隨後把傷員的被子掖緊些，才倒頭睡下。屋裏起了一股寒氣。想是到了下半夜。他蜷縮成一團，好久沒有睡着。剛闔眼，傷員又嚷叫起來：『繳槍！別跑！舉起手來！……』他又跳起身子，只見傷員圍着眼，鼓着兩腮，聽到一陣輕微的鼾聲，他蹣蹣着脚尖走回草鋪，心想：『那同志在戰場上一定是隻虎！聽聲音都有點虎氣。』

第二天出發，傷員沒什麼變化，仍舊不聲不哼。他還是不讓傷員的背脊觸到地面。這期間，他和于良發有過一次爭執。在第二次休息時，于良發要求代替他支担架，他不讓，于良發也不讓，後來還是他耐下性子，答應下次由于良發來，那個固執的中年人才不說話了。在他們爭執的時候，他瞥見傷員的眼睛蒙上一層淚水。

太陽剛偏西，二十來副唧接的担架到達松花江邊。江面上鋪滿白茫茫的凍雪，只有一條道上沒有雪，像毛玻璃那樣發着暗光。担架隊就順着那條冰道過江。他那副担架走在最前頭。剛到中心，隱約聽到轟轟轟轟響，後面有人叫了聲：『來飛機了！』他回頭一望，果然看見空中遊來兩個白點子。他轉

見中隊長大聲的呼喊：『臥倒！快臥倒！』走在担架旁邊的于良發馬上臥倒，倒轉頭喊：『老二，快把担架放上來！』他把担架壓在于良發的背上，剛要臥倒，猛可看見傷員蓋的是條青被子，在雪地裏特別顯。他連忙脫下大衣，反蓋在傷員身上。把傷員的臉也遮上。這才飛跑了二十來步，滾倒雪地裏。

兩架銀灰色飛機嗶嗶飛過來，打頭頂上飛過。他鬆出一口氣，後面一架忽然掉轉頭，掃了一排機關槍彈。前頭那架也折回身子，尾巴一翹，扔下一串亮晶晶的東西。他閉住眼睛，聽得呼呼一陣尖嘯，緊接着就是轟隆轟隆一片聲，他的頭頂上颳過幾陣猛風。風聲和響聲一停止，他睜開眼睛，只見眼前燒着一股濃烟，硫磺的氣息直嗆人。他覺着大腿彎有些不舒服，一摸，摸了一手濕，原來離腿都不遠的冰上給打了一個洞，冒出來的水流濺了他的左腿，周圍很靜，什麼聲音也沒聽見。

他的心一緊，好像渾身都在水裏。他跳起身，衝破消淡下來的烟霧，衝到担架跟前，揭開大衣，他的心放寬了。傷員大張着眼睛，眼裏發火，下唇磨着上牙，一見他就冒出一句話：『媽的！我要有一桿槍啊！』

『同志！靜！靜！不要心煩！』他安慰着。可是他自己心底也在說：『我要有一桿槍啊！』

他拿起大衣往身上披，啊呀，領子上崩了兩道口子。他急忙俯腰察看傷員的臉，沒見一點傷痕，只是氣色平和了些，顯出緊張過後的疲乏。他的拉緊的肌肉也鬆弛下來，立刻感覺一陣寒意，他怕傷員受冷，又把大衣蓋在被子上。他的脚忽然被什麼東西碰了一下，他低下頭，見于良發向他作着手勢，向上指一指担架，露出等待回答的神氣。他搖搖頭，笑了一笑，那個多皺紋的臉也微笑了，打扇似的霎着左眼。

他那組的担架員陸續爬起來，圍近担架，互相開着玩笑，好像剛才並沒有遇見什麼危險。中隊長吹起哨子，喊出『拾起走』的命令。他拾起担架，覺着肩上市針刺一樣的痛。剛從担架底下站起來的于

良發，突然搶過抬担架的木棍，把王興章往邊上一推，小聲說：『你快歇歇！看你一肩血。』他一摸右肩，可不，摸了兩指血。仰臥着的傷員這時也看到了，用破聲喊了聲『老鄉！』就要掙扎起來。王興章一手按住肩膀，一手按住傷員，笑着說：『沒什麼，怕是擦去塊皮。』

一溜担架合着脚步，輕輕地搖晃着，往松花江北岸走去。王興章站在江中心，脫去衣服一看，肩上一劃了一道寸把長的口子，傷口還淺，沒傷到骨頭。棉衣前後穿了兩個小孔。他咬了咬牙，重新披上棉衣，跨着大步追趕担架。

到了江岸，中隊長要他回家去休養，他搖搖頭，說：『我這是格蚤咬的傷！』

第二天早晨，他們要回到松花江南岸去。別的担架隊接了這批傷員，臨別，傷員對王興章伸出顫的、發熱的手……

三

在挑水回去的路上，在把兩桶水倒進房東的水缸裏去的時候，三個月以前的情景，在王興章的腦子裏迅速地轉了一過。『這麼壯！哈，變成另一個人了！』他自個兒笑出聲來。

他吃了晚飯一丟下碗，就出外瞭望。見一個孩子唱着兒童團歌，趕着一羣羊走進左邊一家院落裏去；見兩個青年農民，臉紅脖子粗的爭論着什麼，急步從他身邊走過；又見一個長着絡腮鬍的中年農民，捧着紅纓槍從村口走去。東頭的紅霞漸漸變紫了，這才見前面有個穿軍服的人向楊樹走來。手裏提着個包兒。他像匹小駒那樣蹦躍過去，一邊嚷着：『張同志！張同志！』

那個人也加快了脚步，手裏的包兒直提溜——現在辨出那是個白手巾包兒了。在有着烏軍那棵大楊樹底下，他們的手握住了。他孩氣地，反覆地說：『張同志！你壯咯！壯多咯！』邊說邊捏弄張同志的手。

『醫院裏調理好，』張成虎露出濶門牙。『一天不斷的慰勞品，又是雞蛋，又是蘋果，吃也吃胖了。』

他們在道旁的楊樹蔭下坐下，脚插在鬆軟的田地上。張成虎打開手巾包。

『這都是慰勞品。肥皂，牙刷，烟絲，連這塊手巾，全是。烟絲你自己抽，東西捎回家去！』說着把手巾包捧到王興章的胸前。

王興章跳起身，紅了臉，口吃地說：『我不要！我，我一點東西沒慰勞，還能倒受你的？』

張成虎一抬手，捉住他的手腕，把他拉到原地坐下。『我有雙份的！你不收，我心裏不安。咱們八路軍從來不講客套。這點東西只是表表我的心。』於是包起手巾包，攔在他的腿上。

溫暖的東南風迎面吹來。頭頂上的樹梢微微擺動，發出沙沙聲。樹上有隻斑鳩在叫。兩個人望着面前的黑土，靜默了一會。王興章偏過了臉。『張同志，你認識王興才不？』

張同志抱着膝蓋，認真地想了半晌，搖搖頭。『這個名字不熟。他在那部份？』

『摸不清。』王興章嘆了口氣。『他是我哥。參軍後從沒往家捎信。』

『那可不好找。咱們隊伍有幾十萬人呢！』

『我媽常担心他，怕他有個好歹。』王興章眼望着天空，好像在對自己說話。『我倒是担心他打

不好仗，替咱家丟臉。」

『好！』張成虎伸出個大拇指，伸到他的鼻子前。『這麼想才是正道。——我問你，你哥的性子怎樣？』

『他呀，性子剛烈，從小就胆大，黑夜裏單人走道不打戰。可不愛講話，當時獨自個兒想事情。說心計比我細，說胆量比我大。』

『比你還胆大嗎？』張成虎的嘴唇掀開了，眼裏射出光彩。『那放心。他死不了。子彈這東西打不死勇漢子。咱們連上有些新戰士，都是弄蛇打架長大的。打起仗來呵！哈！說衝就衝在頭前。打定仗沒傷一根毛。你哥哥又會動腦筋，不是個冒失鬼，那，保險，十回有十回不吃虧。』

聽了張成虎一席話，王興章的心落了底。看樣子，張同志是打關裏來的老八路。人家血裏進血裏出的，講的話一定錯不了。『哥在戰場上一定也是隻猛虎！』他心裏笑着，斜眼一睜，見張同志眼望遠方，眼睛在薄暗裏一閃一閃，不禁想起那晚上說夢話的情景，他往近移了移屁股問：『你也上前方去嗎？』

『自然！上前方！歸隊！媽的，三個月真把人整死了。早一點上前方，多殺幾個反動派，這才對得起這個！』張成虎拍一拍胸脯上的金錢疤，眼睛更亮了。

『我已經打定主意，這回到了前方，一定要求上火綫。肩膀上，——』王興章停頓了一下，才找出一句恰當的話：『肩膀上的血不能白流！』

『着呀！好兄弟！』張成虎跳起來，重重拍一下他的肩膀。『你要有一桿槍準能揍倒幾個反動

派！我保險。」

王興章的心開花了。張同志說行那就成；他全身發熱，青年人的氣血直往頭上漲。「揍倒幾個反動派！」不知怎麼，一想到反動派，張三爺那兩個小子就顯了形，還有留着八字鬚的張三爺，腦後招了一層肉條兒的張七爺……尖銳的哨子聲突然把這些人們衝散，他聽出這是集合哨。連忙提起手巾包，跳起來說：「我們點名了。」

「那，前方見！」

王興章扭轉頭，只見灰胡胡的人羣都從屋裏跑出來，聚起一大片。他迎着人羣拔步往回跑。跑了兩步又回頭說：

「張同志，你到前方打聽打聽我哥。」

第二天清早，淡淡的月亮還掛在西方，担架隊就在微明中出發了。月光和星光越來越淡，田野裏逐漸能辨出田壩和小徑。後面傳來一陣堅實的脚步聲。一會，就有一隊徒手的戰士趕上轆轤的大車，趕上他們那一個小隊。王興章在那支隊伍中發現了張成虎。他吼叫一聲：

「張同志！」

張同志只是向他點點頭，沒說一句話，從他身旁擦過去。他盯着張同志的背影，只見他的要漲破軍服的背脊左右擺動。那支隊伍走得很快，不一會就搶到一小隊前面去了。這時他才收回眼睛，用神祕的語調問身旁的于良發：

「老子，你知道剛才點頭的那個是誰？」

『誰？誰知道？』于良發的答話不大熱，露出不想多費時間的神色。王興章撞了他一下，扁一扁嘴巴。『你一輩子也猜不到！』

『我又不認識他。自然猜不到。』于良發霎着左眼。

王興章放聲大笑起來，他的笑聲散在曠野裏，散得遠遠的。

血紅的太陽從左邊爬上來。

四

一片廣潤的漫坡地。幾十個土墳像圍棋那樣散在道路兩側。一個新墳頂上棲着一隻烏鴉，呆呆注視着前方的地平綫。那裏有兩座獨立家屋在燃燒，上空現出一片紫色。當一個通訊員鞭打着喘氣的棕色馬從道上馳過的時候，烏鴉刷的飛起，飛到一棵榆樹頂上，又呆呆的望着馳向獨立家屋的騎者。遠方響着緊密的槍、砲聲。突然傳來一陣撼動天地的爆炸聲，烏鴉驚飛，棕色馬跳了一下，隨即繞過獨立家屋消失了。就在兩座獨立家屋之間，出現兩個照亮的人形，先後弓腰走下。頭前一個穿一身舊短衫，結一條白腰帶，繫一條變灰的白手巾。後面一個白衫黑褲，戴一頂尖頂硬草帽。他們抬着一副担架，担架上躺一團綠色東西。他們走近新墳邊的榆樹，後面那個喘息着說：

『老二，歇一歇吧。』

担架給安放在榆樹旁邊，他們兩個面對道路坐下，用手拭去額上的汗珠。

『老子，這是第三個了？』

『唔，第三個！』于良發脫下草帽扇風。『我說，老二，你真行。開頭我當你給打中了呢，沒想到你是替傷員擋子彈。』

『我見子彈一股勁的落，看光景橫豎走不了，一橫心就覆在他的身上。』

『險呀！幸虧我們的砲彈把那挺機槍打啞了。要不，我也不好回家了，大叔大爺準會向我要人。』于良發抽了口氣，衝着王興章笑。

『我向中隊長請求上火綫那回，就打定了主意，人活百年總要死，死要死得有光彩。同志們打仗爲誰？』他迅速向担架瞥視了一眼。『還不是爲咱們老百姓！何況子彈打不死勇漢子。只要心堅，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。』

『說來也好笑。剛上去那回，我心裏總是七上八下的。後手見敵人的砲彈只在空中炸，倒像一簇紫紅花，老炸不着人，胆量就大了。你看：這是頭，這是手，一樣也不缺。』于良發拍拍光頭，伸出兩臂攤了攤，快活地搖擺着上身。

傷員在担架上動了動，低低呻吟了一聲。

『走吧。』王興章走過來，蹲倒身子，把繩索套上脖頸，抓住木棍的兩端。『早走早到，讓同志早點上藥。』

担架微微搖擺着，背影逐漸縮小。在獨立家屋中間又出現兩個抬着担架的人形。……

登上漫坡，在獨立家屋前面，展開一片平野。離獨立家屋四百米處，攔着一道長長的土圍子，被炸藥炸開一道口子。有幾處被砲彈打毀，露出近似半月形或三角形的缺口，缺口下堆着崩土。戰鬪就

在圍子裏面進行。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響成一片，圍子上空升起火光和烟雲。圍子外面橫着一道壕溝，有幾塊木板搭在上面。圍子跟前躺着兩具黃色屍體，那是在逃向圍子時被射殺的敵人。拋在屍體旁邊的美國步槍，在中午的陽光下寂寞地發光。

兩個精悍小個子抬着一床担架向快燒完的獨立家屋走去。在那裏他們碰見了王興章和于良發。

「咳！老陸！抬了幾個了？」王興章招呼頭前那個小個子。

老陸左手的大拇指盡力勾住木棍，伸出四個指頭。「沒有你們多吧！」豎着腰走下漫坡。

王興章的左手按在眉毛上，向山下瞭望，在壕溝這邊，除了砲彈坑，翻起的成堆泥土，看不見一個人。「同志們都衝進圍子去了！咱們也進去吧。」說着就跑開步子。于良發跟着跑了一會，開始馬一樣的喘氣。王興章猛然站住，要于良發放下担架，他把担架擡在背上，跨開大步就跑。跑過壕溝，那支發光的步槍擦花了他的眼睛。他放下担架，拾起步槍，撤上肩。順手解下一個屍體身上的子彈帶。圍在白腰帶上。「我有一支步槍了！老子！」他回過頭，卻沒見老子的影子。一支步槍口從壕溝中伸出。他一驚，壕內又伸出一個頭，咧着嘴說：「我撿了一支槍！」於是老子從壕溝爬上來了。

突然王興章聽見一聲悶聲，緊接着又是一聲，好像裝滿洋芋的麻袋滾倒地上。他飛快回頭，見右邊只隔兩電綫桿遠的地方，有個人跛着腿在跑，另一個正在土堆上直起身子，穿的都是黃軍服。他又刻用在村口放哨時那樣威嚴的語調，高喊一聲「站住！」剛直腰的那個就在土堆上站住了，跛腿的那個還跑，在背後簡直看不見他的腦袋。王興章飛快摘下槍，打了一槍，沒打中。那傢伙轉往壕溝跑，眼有再兩步就要到壕溝了，他正發急，不知從什麼地方打來一槍，那傢伙就倒在壕溝旁邊，頭掛進壕裏，

背上滲出一股鮮血。他回過頭，見于良發正在背後死命拉槍栓，顯出難受的神色：『媽的，偏偏卡住了。』那麼誰打的槍呢？在他驚愕間，頭上飛下熟悉的聲音：

『好兄弟！你真的上火綫來了！』

他抬起頭，見缺口旁站着一個人，那人正是張成虎！他歡呼了一聲飛奔過去。張成虎擺擺手：『我就出來。』說着轉過身就不見了。

他奔近缺口，這才看清舉手站在土堆上的傢伙不過十六七歲，面色發白，索索打戰，好像一碰就會跌倒。這時缺口內走出一個穿着黃軍服的傢伙，垂着光頭。他急忙舉起槍，隨着又出來一個，一見王興章的黑槍口，急忙伸手捂住發青的臉。於是一個熟悉的側影從缺口擠出來，張成虎站在他的面前！除去手上那支步槍，肩上還斜掛着兩支。他滿臉泥土，兩隻快活的黑眼睛在黑臉上閃爍。『啊！真巧！又碰見了！』

『還捉了個俘虜呢！』王興章隔着人向土堆指了指。

『有種！』張成虎露出牙齒，牙上蒙一層泥垢，像一條條小黑蟲。嘴唇都乾裂了，顯然經過了激烈的戰鬥。他看了一眼王興章，黑眼睛眯縫了：『噢！還繳了支美國槍！』

王興章臉紅了。弄不清是不好意思還是高興。

于良發走前來，熱心地問：『同志！圍子裏打得怎樣了？』

『沒死的全繳了槍！』張成虎又露出黑牙齒笑了，臉上的灰土也沒掩住他的快樂。

王興章聽了聽，果然聽不到槍聲。他向于良發擠一擠眼睛。于良發却催促他：『咱們快抬傷號去吧。』

王興章指着土堆上的蔣軍，對張成虎說：『你把他一起帶走吧！』

三個俘虜從王興章身邊走過去。張成虎拍一拍王興章的肩膀：『好兄弟！小心着使，那支槍是支好槍呢！……』

王興章目送着他們走過壕溝，于良發湊過頭問：

『你在哪裏認識這位同志的？』

王興章神祕地擠一擠眼睛。『在松花江上。你也認識的。你還用背脊當過他的枕頭呢！』

『啊啊！是他呀！』于良發拍着槍身說：『真猛，一抓就是兩個。我說，你哥要是那麼猛就好了。』

這句話提醒了王興章。『他不知道打聽到我哥沒有？』他想。他一手圈起嘴剛要喊叫，于良發却用槍托通了他一下。『快走吧！你看老陸他們又來了。』

王興章奔去搗土担架，剛進缺口，迎面遇見一個同志押着三個俘虜。那個同志招呼他：『老鄉，從這往東再往南拐，那邊燒鍋院裏有幾個彩號。』

他們拐過牆角，迎面又過來一大羣俘虜。王興章高興得心頭亂跳，不禁站下來觀看。一邊低聲數着：『十八，二十六，三十四……』

于良發推一推他。『走吧！』王興章剛轉身，他又低聲加了一句：『看來反動派成了九月的蚊子，到時候了。』

就在同一個時候，在偏西的陽光底下，在遙遠的南滿戰綫上，一羣民主聯軍的戰士飛一樣地奔跑

着，追擊着新六軍的潰兵敗將。在這羣勇敢的戰士裏邊，有個臉色黧黑，身材高大，步子迅捷的戰士，這個人就是王興章的親哥——王興才。他正向着自己的家鄉方向跑來！他的掛滿塵土的臉上也閃着快樂的光輝，他的手裏也握着一隻美國步槍，不過他現在沒有想他弟弟，他只想着一件事情——殲滅敵人！

一九四七·七月

變化

瓜摘不成了

門口的雪都給砲手們刮去了。枯楊樹底下放着一門砲。二砲手宋正和擡起棉衣袖管，用抹布狠勁擦着砲筒。一開完動員大會，他就提着半桶水，貼到大砲跟前了。班長董大明踩着稀泥漿走過來，宋正和裂着獠牙說：

『在路上我就猜準四平這顆瓜熟了，該摘了。你還說不準打四平。』

班長其實也早猜準了，就是上面沒命令，不好亂說，所以沒答話，笑了笑，走進院子。

宋正和把抹布丟進水桶，絞了絞，忽聽有人喊叫：『老宋！老宋！』他抬起頭，見七班二砲手孔樹榮燕子點水似的飛過來，右手提個麻布袋子。

「老宋，這回咱倆比賽一下。」孔樹榮一屁股坐在瞄準座上，把麻布袋子放在膝蓋上，喘歇着氣，滿臉紅癢粒漲得更顯了。

「好啊！你說說條件。」宋正和把抹布攤在砲筒上，又開兩腿站在孔樹榮跟前。孔樹榮擺動上身，轉着孩氣的眼睛，像麻雀一樣，話頭唧唧咕咕沒個停。他一共提了三個條件：瞄準不確實不報「好」；保證命中百分九十以上；戰場上不裝孬；愛護大砲，愛護瞄準具。孔樹榮提完一條，宋正和點下頭，粗眉毛搭拉下來，蓋住眼睛。孔樹榮看慣這個表情，知道他在想問題，便伸手抓住他的右手，抬眼盯着他的紫臉膛說：「就這麼三條，行不行？」粗眉毛往上一抬，宋正和敞着嗓門說：「咱們再訂一條：爭取戰場立功！」

孔樹榮跳起來嚷：「對！爭取戰場立功！」他隨手拉開口袋，取出瞄準鏡，有個聲音飄過來：「小機伶鬼，又把你的寶貝捧出來了。」說話的是四班長董大明，他不知啥時出來的，摸着防盾上的子彈痕，正在檢查砲。

孔樹榮把瞄準鏡舉過頭頂，迎着四班長幌了幌：「這面照妖鏡在八寶囊裏悶了半拉月，又該它顯顯本領了。」隨後他把瞄準鏡遞給宋正和，「你幫我檢查檢查。」

宋正和接過鏡子，撥弄了一陣，搖搖頭說：「沒啥毛病。」孔樹榮把鏡子裝進口袋，說了句：「別忘了競賽條件！」蹦蹦跳跳地走了。

宋正和沖着他背影笑笑，抓起抹布擦砲。

「啊呀，架尾的裂縫又大了。」四班長的聲音使他吃了一驚，那聲音很低，可是充滿惶恐。

他走到架尾跟前，在四班長對面蹲下。架尾露出一道四寸來長的裂痕。他用抹布抹了抹，起了一道水印，那黑色的裂痕就更顯了。這臺去年打四平受的傷，一見裂痕，宋正和就想起去年打四平的情形。那時他是候補二砲手，挖工事不起勁，送砲彈一次只抱兩個，敵人的砲彈打急了，砲車長叫進掩體，他總是頭三名。二砲手犧牲時節，他見血還害怕，不敢去扶。想到這，臉上覺着發燒，他歛一歛砲車長，砲車長忽的站起來，叫了聲『立正！』他轉身立正，見是指導員陪着區隊長過來了。

『看看你們的砲，』區隊長笑嘻嘻走過來，『看看你們二砲能不能帶傷上火線。』全區隊的砲有什麼毛病他都熟悉，因此不用問得，就一下蹲到架尾跟前了。宋正和捏了一把汗。果然，區隊長叫起來：『這門砲打不得了！要拖到後方去修！』

『不修能打吧？』宋正和問，挨着區隊長蹲下，盯着區隊長的嘴巴。區隊長想說沒說，起身就走。走出幾步才跟指導員嘀咕起來。

『操蛋！砲不爭氣，瓜搞不成了！』宋正和望着班長，兩手圍着抹布，惱沖沖地說。

我留下

當晚區隊都來了命令，砲決定在明天清早運走。全班護砲走。

炕桌上點起一盞油燈。四班同志聚在炕上。指導員也來了，坐在炕沿上。四班長董大明一宣佈全班護砲回後方，大家都急眼了。坐在炕桌旁邊的宋正和，跪起一條腿說：『我發表個意見：砲走人不走。砲讓別人捎走，人分散到別門砲上去打。』馬上有幾個聲音嘩嘩叫起來：『對！對！』炕角洛裏

有個人大聲說：『叫別砲的砲手休息，咱們打他們的砲。』衆人都向他敬，這人是一砲手方萬山，他在秋季攻勢中受傷到後方，冬季攻勢中間才回來。他表面看來有股二虎勁，實底子倒是挺刁巧。他見別人敬他，故意把聲音拉得更寬：『敬什麼，你們打够了，我可沒過上癮呢。』接着別的砲手都發表自己的意見，有的說都留下，跟別班輪班打；有的說留一半走一半，抽籤，抽到留的留，抽到走的走。宋正和開了頭砲之後，終沒再講話，他從口袋裏掏出個信管匣，倒出些烟絲，捲了支烟，才抽完，又捲一支，他已經打定主意，天塌了主意也不變：留下打仗！

指導員從炕沿站起來，未說話先笑，邊笑邊說話：『你們想打，別人就不想打了！要是一砲壞了，說：『你們二砲砲手別打了？讓咱們打你們的砲。』你們肯讓？』大夥笑起來了，方萬山咕囁着：『反正我這次要過過癮。』指導員又問：『要是都留下，砲誰送？砲又不是一封信，說消走就消走。平常說大砲重於生命，這回丟下不管，對不對？』沒聞大家喘聲，指導員又說下去：『仗不是光打這一次，往後打長春，打瀋陽，還怕沒仗打？砲好打好仗，修砲跟打仗一樣重要。』他掏出舊懷錶，看了看，『啊呀，快九點了，還要吃頓飯，睡個好覺，別耽誤明天走路。』

宋正和用信管匣壓熄烟頭，慢慢站起來說：『報告指導員，我要求留下！』方萬山也在炕角站起來說：『我回前方才兩個月，又要去後方悶着？宋正和，你說，要換你，你願不願意？』宋正和一聲聲說：『我要求留下！反正我要求留下！』方萬山說：『你終究也要說說道理。』四班長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：『宋正和，回後方修砲，正好從你家門口過，順便看看你老婆孩子不好？』方萬山給提醒了，跨前一步說：『對呀！去年你不是常囑咐想回家嗎？可惜我的家在奉天，要是我有這機會，一定回去看看。』

四班長先一提回家，宋正和的心熱了一下，不禁低下頭去，粗眉毛挑了挑，但立刻抬起頭來。待方萬山說完，他突出下巴，全身紋絲不動，直聲說話：『我不想回家。家裏過得好好的，我回去做啥？』指導員，去年打四平，我打仗不勇敢，想起來心裏難過。『這次一定要補救。白天我跟孔樹榮訂了條件，決心要在這次戰鬥中立功！』

指導員掃了宋正和一眼，見他挺堅決，就說：『我跟連長商量商量。』四班長跟起指導員走了。屋子裏又亂哄哄議論起來，宋正和又坐到炕桌跟前，捲上一支烟抽。一會，四班長匆匆回來說：『宋正和的技術比別的二砲手高，連部決定把他留下，對打仗有幫助。』

『我留下啦！』宋正和在炕上打了半個旋，旋起一股風，燈焰幌了幌。

方萬山瞪了他一眼：『好，好，你留下啦。你真不想家啦？』

想家是怎麼會事？

方萬山的話是有根據的。宋正和是在四六年秋天參的軍。當時屯裏號召參軍，家屬受優待。他見第一批參軍的吹吹打打送上馬，年輕人好名譽，就報名參加了，家裏留個老婆和六歲的孩子。到部隊才抗半個月大槍，就改編成砲兵。他從沒見過砲，這回學砲了，興趣到挺高，成天摸摸這，問問那，只兩個來月，砲上的名稱學得差不離了，算術學會了乘法，字也認會了兩三百。可是日子一久，部隊生活過熟了，好奇心減低了，就想起家來。正巧，在臘月二十三那天，他接到家裏一封信，說是農會鬪爭了幾家地主，鬪出的地沒劈，鬪出的錢每家分得很少，屯子裏的人忙着上山砍木料，沒照顧

他家。只好東鄰西舍借糧渡光景。他接到信，跑到連部去請假，指導員告訴他回去也解決不了困難，答應他練好本領再回家看看。可是剛過了大年，部隊就開到前方，他沒撈上回家，常唉聲嘆氣地說：『家裏不知道鬧成啥樣了！』

三下江南以後，越走，離家越遠，他的心越放不開。打四平下來，他正式成了二砲手，情緒總不高。秋季攻勢結束，部隊進行訴苦，班長知道他給地主當過三年豬倌，抗過九年大活，要他訴苦，他說沒啥訴的，說來說去就這一句話，把班長頂回去了。

訴苦中間，七班孔樹榮訴說他的父親在地主家抗活，他給那家地主放羊，有次丟失一隻羊羔，嚇得他在高粱地裏迷了大半天，到頭還是給管家找回去，吊起來狠打了一頓，把他的父親一年工資全扣了。這使他想起當豬倌的末一年，丟了一口豬，地主把他捆起來，丟在豬圈裏，過了一宵，往後白抗了三年活，才把豬錢還清。孔樹榮訴說他母親被地主看中，設法把他的父親攤了勞工，幾次威逼利誘不從，就硬說他母親偷了東西，逼得他母親上吊死了。這使他想起自己的父親病重時，地主進進出出罵他父親光吃不幹，不如一條狗，把他父親氣死了，死後連口棺材也沒有，用一領破蓆子捲着埋了。孔樹榮訴說他抗活時節，沒吃過一頓飽飯，沒穿過一件棉衣。這使他想起自己後來換了個主，到王四麻子家裏抗了六年大活，也是窮得赤溜精光。他老婆把棉褲給孩子縫了一套棉衣，自己穿着單褲過了五個寒冬。棉上身是縫了又補，補了又縫，棉花越來越薄，向陽一照，透亮……他止不住也跟大夥一起哭起來。——他跟孔樹榮好起來，也是打那次訴苦開始的。

聽了孔樹榮訴苦，勾起他的許多苦來，心裏又酸又辣不是味，晚上一腳踏進連部，想找指導員報

個名，只見指導員伏在炕桌上，炕桌上放着一疊信。指導員見他進來，說聲『你來得正巧』，檢出一封信給他，信是他老婆托人寫的：

『……四屯的惡霸大地主都開倒了。咱家分得一垧半好地，說咱家是軍屬，該優待。農會派人割了兩遍，莊稼長得飽飽的，可受人哩。還分了八斗糧食，一床花被，兩套棉衣。咱家已經搬到王四麻子的大院套裏，傢具鍋灶都現成。屯裏成立合作社，每家軍屬都入了十股乾股。眼下吃穿不愁，牛娃也長胖了。……』

宋正和的眼睛濕了，偷偷瞟一眼指導員。指導員帶笑問：『家裏都好嗎？』他抖抖索索把信遞給指導員，咽着聲音說：『你看看吧。』

第二天訴苦會上，宋正和把他的苦水都倒出來。結束他說：『早先咱一家人受的是啥罪，現下我不在家，家裏光景倒過好了。我過去老惦念家，工作不上勁！實在對不起革命，對不起窮人，往後我決不想家，決不開情緒病。』

方萬山沒有參加訴苦，所以光知道宋正和想家那一段，不知道他表示決心這一段。

留下也憋氣

第二天一大早，四班長董大明他們護砲走了，宋正和送到屯頭才回來，跟大砲一塊過活了一年多，這回分別了，心裏黏黏的不好受。回到班上，從炕頭取出個白口袋，掏出瞄準鏡，左摸右摸摸了好一陣。天一亮，他就翻身下炕，跑到連部問：『把我編到哪班？』

宋正和給編到七班。他揹起背包，捧着瞄準鏡袋子，一脚剛進七班，孔樹榮就剝下他的背包，放到炕上一個空位置上。炕底下鋪着一堆草，草上有個薄薄的白背包，他一眼就看出這是孔樹榮的。『不行！』他想，揹過自己的背包扔在草堆上。可是不行，這回七班長也動開手了，又把他的背包揹過去，鋪在炕上。孔樹榮說：『往後我要去四班，讓我睡炕好了，這回你非睡炕不結。』說着便躺到草堆上了。

第二天，檢查信彈，晒砲彈，擦洗大砲，他都積極參加。七班長見他忙着，總是說：『你歇歇吧。』出公差勤務，打飯打水，也總讓別人去，不自動就輪不着他。他暗暗發急：『把我看成外人，真噁扭。』

第三天早晨，他搶着去打早飯。回到七班，砲手們正在亂忙着，孔樹榮坐在炕上，就着火盆烤靴，靴，靴草鋪了半地。七班長抖着一雙新毡襪：『誰缺毡襪？我有多的。』見宋正和提著飯桶進來，就衝着他說：『老宋，你缺毡襪不缺？拿去穿吧，晚上要挖陣地去了，別凍壞了腳。』

聽說挖陣地，宋正和的心花開了，他伶丁放下飯桶，『小孔，別忘了競賽條件！』孔樹榮用筷子撥一撥炭火，笑着說：『忘不了。打起來，咱倆輪着打。』

這一百天，宋正和搶着擦鎗擦鋏，又把瞄準鏡細細檢查一遍，叫孔樹榮把這門砲的特性講了一遍，單等出發。出發前，七班長忽然對他說：『你先不用去，留下帶砲吧。』宋正和這回不讓了：『我去挖陣地！』七班長勸他說：『帶砲也重要。』他的鼻孔漲大了，粗着聲氣說：『我不留！我不！』最後是孔樹榮留下了。

宋正和又來到四平緊跟前了。他悶着頭挖，心想：『上回沒挖好，這回補救。』先是脫去棉衣，挖了一陣，把單衣也脫去了。七班長三番兩次叫他歇歇，他都沒答理。挖完砲陣地，又挖掩體，子彈在空中噉噉飛，他也沒答理。挖到中間，他的胳膊震了震，一摸鎬柄，柄上磨去一道淺槽，想必是一顆飛子打的，他還是沒答理。

工事挖好，孔樹榮帶砲進入陣地，三星落了。七班長對宋正和說：『你回小後方歇歇。砲陣地人不能過多。』人多容易暴露目標，這道理他明白，又怎麼單讓他回去呢？他偏偏頭說：『我不回去！』七班長又說：『你整整挖了一宵，也該歇歇了。』他一抹額上的汗說：『那大夥都累了，都該歇歇了。』正好指導員過來檢查陣地，一問情由，心平氣和地說：『你們兩個二砲手總得回去一個，孔樹榮在家睡過一覺，你還是回去養養精神。這回是個惡仗，外圍還沒打完，還怕沒有你打的？』

挖陣地搶着來，又要搶着打，叫小孔幹什麼呢？宋正和不再說什麼，提起棉衣走了。在雪地裏插了一里多地，天亮了。他回頭望了望，四平街裏油化工廠的大烟筒，都能模模糊糊看到。去年就是這個地方沒打下，他一見就眼紅，狠狠嘆了口氣：『我開頭應承帶砲就好了。』

他回到小後方，往炕上一倒，隔壁炊事員在切菜，刀碰在菜板上嗒嗒響，敲得他心亂。他好久沒睡着，才合眼，只聽轟一響，他睜開眼睛跳起來，又是轟一響，『啊呀，打起來了！就我一個人，在後方，唉，留下也整氣！』

他跑到屋外，遠遠升起幾柱薄烟。大砲聲越響越猛烈了。

仇要報

砲響了抽一支烟工夫就停下，下午天陰了，又斷斷續續響了一陣砲。宋正和從屋裏跑到屋外，從屋外跑到屋裏，睡倒又起來，起來又睡倒，心像風地裏的野草，總穩不下。後來他把大衣蓋在頭上，好不讓自己聽清砲聲。剛躺了一忽，覺着有人推他。他蹦起來，大衣滑在炕上。指導員站在他對面，下半身是泥漿，臉吊起來，眼神陰陰的。『你上陣地去吧！』聲音沙啞，像是傷風剛好。『現在就去？』『現在就去！』『打得怎樣！』『外圍打下了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』指導員眼睛一紅，轉過臉去。他摸不清頭腦，撈起棉大衣，兩步跨出門，納着悶奔向陣地。

一路上機槍聲叫得咯咯的，好像六月裏循着稻田走，一片蛙聲。他有個本事：道只要看過一次，走過一次，再也錯不了。他踩着泥漿一直跌進陣地，見七班長垂頭坐在瞄準座上。架尾上有幾星紫紅點子，地上灑着一片疏瑣。『班長！』他一叫，七班長驚起來，『呵，你來了，該你打了！』『小孔呢？』七班長又垂倒頭，兩手慢慢捏成拳頭，半晌才說：『孔樹榮同志犧牲了！』『孔樹榮犧牲了？』他的耳朵哩嘩叫起來，一時只覺天昏地旋，兩腿也站不穩了，恍惚間聽得七班長的聲音在響：『……他用十發砲彈打垮兩個地堡，步兵衝過去拿下外圍——一個小屯子。……下午他發現鐵道附近有個暗堡，向小屯子打機槍，他瞄好開砲，只四發，暗堡就打爛了……敵人的砲也擦過來……一發砲彈打到緊跟前，大夥進了掩體，他進去又出來，摘下瞄準鏡，他是怕瞄準鏡被打壞，……他一脚剛進掩體，一顆砲彈落在架尾左邊，他就栽進掩體。我過去一摸，血滿臉，他睜眼說了句：「同志們替我報仇！」就咽了

氣，瞄準鏡還死把在手，沒壞……」

宋正和的棉衣前胸漲起來，氣喘不過來了。

七班長把他拉到防盾跟前，把防彈板推開一些，指着一個小屯子給他看，那屯子緊靠四平街，只有十來家人家，屯前屯側散着地堡。七班長指着左邊兩個小回丘說：「這兩個地堡就是咱們的砲摧毀的。地堡裏沒見跑出人，想必都埋在裏面了。」宋正和的心寬放了些，他想：「兩個地堡還少得了一班人？小孔沒有白犧牲。」

宋正和轉過身，一眼觸到架尾上的紅點子，知道這是小孔的鮮血，心裏漲悶，頭發熱，怒氣一股一股往上沖。他大聲問七班長：「小孔臨死說『同志們替我報仇』嗎？」沒等回答，他一下坐在架尾上，注視着紫紅點子，眼睛花了，訴苦會上一句口號突然跳出來：「窮人的仇窮人報！」他解開棉衣最上面一個扣子，跳起來，衝到火口旁邊，捧起一團雪吞吃下去。

面前起了一道紅霞，天快黑了。來了命令，叫砲手們回小後方休息。砲手們從掩體裏鑽出來。宋正和對七班長說：「白天我睡了一整天，我看守砲。」

晚上宋正和睡不着。天下開鵝毛雪，越下越密。他鑽出掩體，在砲陣地上走來過去，雪花碰上他的臉就融化，水順臉淌下，前胸濕了一大片。周圍一片白，啥也看不見。槍聲稀稀拉拉，在雪夜中悶聲發響。他掏出信管匣，捲了支烟，那小小的火光又使他想起架尾上的血跡。抽了幾口，滿嘴發苦，他把烟捲丟進雪裏，嗤的一響，火光熄滅了。

他鑽進掩體；不時探頭望望天，雪還在下。雪水循邊緣滲進，掩體裏冷起來，他把大衣鋪在地。

上，側身躺下，不一會，忽見孔樹榮笑嘻嘻站在他的跟前，瞪着孩氣的眼睛看他，兩手抱着瞄準鏡，向他點頭。他跟着孔樹榮走出掩體。孔樹榮把瞄準鏡按到瞄準具上，就不見了。他瞄準對面一座墳包，砲筒內穿出三顆照明彈，閃着銀光，落在墳包上，冒起一道血紅的火光。……他歡叫一聲睜開眼睛，有人在割火柴點烟，砲手們回來了。

揍他狗日的

砲手們帶來棉花、綫麻，鐵槓和木板，還替他帶來油炸丸子和花生仁。他咬了一口丸子，心頭膩膩的吃不下。班長催他：『快吃，還有事情做！』他不吃了。他渴得要命，出了掩體去捧雪吃，忽見取手們也來了，套着牲口的砲前車停在陣地後面。他驚問跟出來的班長：『怎的？不打了？』七班長樂呵呵說：『打！到敵人的鼻子底下去打！咱們的砲要推進到電子裏去！』

砲車輪纏上棉花，又纏上綫麻，彈藥室裏的砲彈和信管捧出來，裝在前車裏。宋正和一會跑在地，上纏車輪，一會跑進跑出搬砲彈，綁帶靴帶全濕透了。

砲推出陣地，和前車聯在一起。取手翻身上馬，披雪的車、馬、人，沖進雪網中，向四平方奔去。

七班長和宋正和在前面領道。——白天宋正和眺望电子的時候，已經把道認辨清了。砲車跟着他們慢慢前進。雪小了，子彈的嘯聲近了，響亮了。撲撲撲，一串子彈打過來，落在緊跟前，雪濺上他的脚面。砲車輪纏上棉麻，在雪地上走沒有一點聲音，砲手們的脚步和馬蹄的聲音也很輕，他知道敵

人不會發覺，這梭衝鋒式不過是盲碰，便仍用兩腳探路向前進。

地上出現蓋雪的砲坑，他輕輕對七班長說：『快到了。』七班長還沒回答，前面響起壓低的聲音：『誰？』七班長答了句：『砲兵！』『呵！砲兵來了！』對方低低歡呼一聲，面前突然出現一個反穿大衣的步兵，步槍上的刺刀閃着微光。接着又出現一個人：『你們先來了。快跟我來。』宋正和辨出那是區隊長。區隊長返身就走，他倆緊跟着。經過一個地堡，砲車停在一間房子跟前。

砲手們把牆壁打開一個大缺口，砲車從磚泥上推進房子。炕底下點着一盞油燈，炕上邊的窗戶掛着一床棉被，炕沿有個水缸。區隊長看了看錶，對七班長說：『快兩點了，得趕緊！』他指指窗戶：『前邊就是敵人，就在這挖陣地。要快！』說完一扭身出去了。

砲手動手扒炕，馭手往進運砲彈，運完砲彈，趕緊駕馬往回走。宋正和扒完炕，和七班長貼着牆根移到窗外看目標。雪已經停止，露出幾顆疏星，眼前灰蒙蒙一片，看不清目標，只好貼着牆根回來。

砲車推到窗下。車輪前後填上大衣和麻包。牆壁上掏了個大窟窿，砲口伸出窟窿。敵人的槍彈密起來，還攢出六〇砲彈，這是到了拂曉的信號——敵人照例要在拂曉亂打一陣的。

馭手第二次運砲彈來到。砲手們正在挖掩體。宋正和担心天亮了，前車目標顯，不好回，就出外幫助搬砲彈。他一回抱進四個，剛放下又飛跑出去，又抱進四個，一秒鐘也不歇停。最末一次往進搬時，剛離前車，只覺右腿肚伶丁一冷，隨後又熱起來，他沒顧得上看，把砲彈搬進屋裏，又挖起掩體來。

挖好掩體，天蒙蒙亮了。他和七班長一塊出到屋外，扶着牆角，探頭向敵人方向觀望。半里地外

是一堵圍牆，張着一排眼睛，發出一簇簇火光。他約摸估好距離，就往回走，右腿有點提不起來。七班長見他走得上勁，往下一歇，驚叫一聲：『你腿上掛花啦。』他低下頭，綁帶和褲腿穿了一道槽，紫血團凝在褲腿上。七班長問：『要不要下去？』他咬牙回答：『下去做什麼？又不要使腿瞄準。』他故意跨了幾大步，猛一下坐倒瞄準座上。一坐下傷口就熱辣辣痛起來了。他忍痛測好距離，讓砲口對準圍牆。

現時他眼睛裏，腦子裏只有一個東西——褐色的圍牆。圍牆裏面藏着敵人，他們在打砲，在打機槍，在打步槍。他知道步兵就在這座屯子裏，就在附近的房子裏，磚窰裏，地堡裏，只等砲彈擲開圍牆，他們就會像猛虎一樣竄出來，撲過去，撲進突破口，抓住敵人。那圍牆好像越來越深大，越來越顯目，越來越逼近，他握緊手指，直想一拳把它打垮。

『嘿！』頭頂上飛過嘯聲，一顆砲彈落在圍牆跟前，我們的砲開火了。連指揮所也傳來發射的命令。宋正和早等得上火了，他短促的報了個『好！』砲身一座，圍牆上冒起一股黑烟。於是左邊右邊也發出轟響，——顯然這晚上拉到屯子裏的不止這一門砲。宋正和好像喝醉了酒，臉上紫裏透紅，眼睛紅亮，直瞪着打得塌下去的圍牆。

圍牆打出兩個缺口。宋正和見地堡裏衝出一股單行的步兵，每人相距五六米，跨着大步直奔缺口。最前面的一個跌倒了，他心一緊，後面的還是向前進，他的心又寬放了。一會，他扭過頭高喊：『步兵進去了！』

命令叫打圍牆裏的一個大碉堡。這碉堡轟出平房頂，要是測錯距離，砲彈就會落入民房。宋正和

跛近水缸，勾了瓢凉水喝了，揉揉眼睛，靜下心，轉動着橫移起落機，把碉堡腰部正收在瞄準鏡中的十字交叉綫上。

瞄準鏡中起了一股淡烟。第一彈就打中碉堡的腰部。背後響起七班長的聲音：『好！揍它狗日的！』一砲彈換上延期信管，這一發從腰部穿進，洞裏竄出一股黑烟。黑烟剛散，見碉堡頂上出現三四個人形，想是在碉堡裏存不住身了。宋正和的粗眉毛擠在一塊，興許就是他們殺害了小孔，掃倒前進中的步兵，打傷了自己的小腿，他旋了旋起落機，砲口升高一點，射出一發榴霰彈。砲彈在碉堡頂空爆炸，撒下一陣雹子，雹子落盡，堡頂上的人影沒有了。宋正和舒開眉頭，等待下一個命令。

下一個命令是轟擊油化工廠。油化工廠在瞄準鏡裏只能看到一半。宋正和抓起牆角的鐵鍬，把堵洞的磚頭拋去幾十塊，窟窿更大了，砲口向左移了移，油化工廠的全景收在瞄準鏡中。兩個大烟筒高出屋頂，上下三層的窗戶洞開，望不見一個人影。他對準二樓，發射出一顆砲彈，別的砲也發射了。窗戶裏人影幌動起來。『狗操的藏不住了！』他叫着，向人影發射，砲彈一顆接一顆穿進窗戶，撞開牆壁，它們眼快手靈，在二樓三樓搜索，在每間房子裏搜索，敵人藏不住身，上下四處亂竄，却上下四處碰到砲彈。步兵衝鋒了，砲停止射擊，宋正和眼見灰色的人們從一樓登上二樓，從二樓登上三樓，一面赤艷艷的旗幟伸出窗戶。……

太陽偏西，槍聲遠了。七班長把射擊手簿上的記錄唸給大家聽：今天這門砲發射九十三發，命中九十發。宋正和摘下瞄準鏡，右腿一着地，麻酥酥地不好使了。

換個毛主席獎章掛掛

三個星期過去了。這天特別暖和，全大隊集合在一座學校的操場裏開慶功大會。雪早化盡了，操場邊沿的柳樹苗出嫩芽，草也轉了青。操場一端搭着一座台子，靠台邊的柳樹梢上掛塊牌子，寫着「功臣席」三個大紅字。宋正和就坐在功臣席的第一排，胸口掛着大紅花，眼睛盯着台上。

政治委員正在台上唸他的事蹟：「……四平戰鬪戰志堅決，負傷作戰，瞄準準確，記大功兩次！」一陣鼓掌聲把他送到台上，政治委員拿起個薄花花的英勇獎章，掛在紅花旁邊。他回政委行了個禮，兩腳一併跳下台去。——他的右腿已經好了，換了一付黃色新綁帶，這是孔樹榮的遺物。

宋正和頭一回這麼高興。他聽不真政委還叫了些誰的名字，周圍的人做些什麼，腦子裏轟轟轟，閃過許多零亂的印象，訴苦後一個時常出現的印象又現了出來：自己一個人躺在豬圈裏，天上漆黑，肚子咕咕叫，吃飽了的豬在身旁哼哼，……他搖搖頭，見台上一片紅，紅的旗，紅的標語紙，紅的花，紅的臉；聽台下一片歡樂聲：鼓掌，喊口號，笑語；紅花和獎章在自己胸口放光。他忽然心酸了，趕緊抬手擦去淚水。

開完會，宋正和剛出學校門，就被一個人拉住了。這人正是自己的班長董大明，「啊呀！掛上總部獎章了！」董大明放開手，撥着他胸前的獎章。他紅臉了，趕緊問：「砲修好了？」

「修好了。跟你一樣，成了新娘子了。」

班長好像也特別高興，儘說笑話。宋正和又趕緊問：「方萬山他們也回來了？」

『他們昨晚趕了一宵路，說是「快到家了，趕吧！」今天又趕了大半天，都累了，洗洗腳就睡下了。修砲也不鬆呢。』

他們說笑着回到連部，門口放着一門新砲，渾身塗着綠漆。宋正和叫起來：『變了！不認識了！』四班長也隨着叫起來：『我給你帶來個好東西！你猜猜是啥？』說着扭身進去。宋正和猜了猜，猜不準是啥，就不猜了。他在砲前砲後轉了一圈，撫着砲筒說：『多滑亮，灰塵都存不住了，擦起來也省勁。』

四班長手插褲袋出來：『猜着了沒有？』大嫂子的信！我順路捎來的。』

宋正和拆開信，信上歪歪斜斜寫着：

『正和同志，董班長說你打仗挺堅決，我很高興。家中又分了半垧地，合計有兩垧地了。我去年上了一冬冬學，上個月當了合作社主任，記賬，開條子，都行了。牛娃也上學了。去年收了六石糧，交了一石二公糧。家裏吃穿有餘，身體都好，這都是共產黨的恩情，你在前方要堅決殺敵人，不要虧念家……』

班長也伸過頭來看，看完了，拍着巴掌，又拍拍砲身說：『老宋！你看這大砲多美，夏天打仗，偽裝都用不着了。今年夏季攻勢你再好好打幾次，再記上兩個大功，換個毛主席獎章掛掛。等到東北都解放了，掛着毛主席獎章回家去一趟，大嫂子見了才喜歡呢。』

宋正和却正經的說：『我又不是光爲我家裏人打仗。班長！我已經下定決心，就是東北都解放了，我也不回家！』他背靠，在砲筒上，粗眉毛又壓着眼睛。他的心裏話只說了一半，還有一半沒有

說。這一半是『真的，我應該爲窮人多打幾個好仗，換個毛主席獎章掛掛！』

一九四八·五月

平常的故事

這屯子離遼陽城二十里，三十來戶人家，晚上老遠一畝，黑簇簇的，就像個小樹林子。這晚上，屯裏狗嚎嚎叫，雪際際響，一支隊伍進了屯。隊伍一班一班分散，走進每戶人家。道上靜了，狗叫聲停止了，只有一盞紅燈籠掛在屯頭一家屋簷下，紅光淡沙沙地映在白雪上。

第四班被分配到一戶沒有院子的人家。四班長郭海興一進裏屋先瞅炕。炕是對面炕，靠窗的那鋪炕空出來，攤了張舊炕席，炕桌上點個小油燈。對面炕上一床破被裹了兩個人，一個老漢坐在炕沿吸旱烟。兩鋪炕之間安張落色的桌子，桌旁站着個四十來歲的婦道，穿一身八卦棉衣，睜着紅眼睛瞪他。桌頭供個神像，跟前放個海碗，碗裏三柱香快點完了。神像兩邊亂堆了盆瓢瓶罐，灰蒙三分厚。桌下塞着麻包，木頭箱，土豆子，這人家真是一眼看透底，一畝就知道是個窮家。他親熱地說：『老大爺！大娘！麻煩你們啦。』

65
老漢瞪起呆滯的眼睛，啥也沒說。那婦道走前一步，勉強笑說：『不麻煩，老總。誰又不能把房子炕梢起走。』接着嘆了口氣說：『就是房子小，炕窄，怕住不下。』郭海興知道這一帶前幾天還是蔣管區，咱們軍隊第一次來，老百姓不了解，便笑着說：『咱們住一宵就走。天太冷，要是夏天，

咱們在外面睡也行。」

這時同志們都進來了，卸槍的卸槍，脫靴的脫靴，一個說：「這房子跟外面一樣冷！」另一個叫：「就這鋪炕？」郭海興放沉聲音說：「小聲些，看把老鄉吵醒了。」那婦道陪笑說：「咱們是兩家子，不是老，就是小，全都沒鋪少蓋，要不這鋪炕也騰出來。」郭海興搶着說：「哪能叫你們騰兩鋪炕！擠不下咱們就睡地上——」噢，你們是兩家子？」婦道指指老漢：「他姓陸，咱姓方。他六十一了，耳朵有點背。」隨後又指指破鋪蓋：「這兩個孩子都是他孫子，大的十一，小的五歲。唉，兩家都沒個精壯男丁，過日子比過關還難，活一天，挨一天，挨到哪天是哪天。」郭海興又問：「你家就你一口子？」方大娘的紅眼睛濕了，她輕輕搖了搖頭說：「唉，怨咱前世沒修好。」她抬起袖頭揩了揩眼睛，忽地轉了話頭：「老總走累了，早一點歇吧。」郭海興聽話辨色，知道她有心事不肯講，也就不追問了。

談話間，王永春已經到外屋燒洗腳水去了。聽見高粱桿子響，方大娘急忙跨出房門說：「老總，讓我來。我真老昏了，開水都沒準備下。我來燒。」郭海興搶出門，一把把她攔住：「大娘，你睡吧，咱們自個來。」方大娘說：「百姓哪有不侍候軍隊的道理！我燒！」王永春拾起通紅的臉，大聲說：「國民黨軍隊才讓百姓侍候呢，你真老昏了。」郭海興喝止他：「你說話就愛帶個把。」隨後對方大娘說：「咱們人民解放軍不興讓百姓幹活。咱們也是莊稼人出身，自個勞動慣了。大娘，你進去睡吧。」方大娘回進裏屋還是不睡覺。

大夥輪着洗完腳，郭海興和王永春從外屋抱進兩大抱高粱桿，鋪在地上。王永春從炕上取過大

衣，往胸口上一蓋，就睡下了。這時屋裏又吵響起來，各人都拿着大衣往地舖上倒，嘴裏嚷着：『你上炕睡！你上炕睡！』一時爭執不下，後來還是郭海興指定幾個人在炕上睡，大家才不爭搶了。『老好人』吳善芳上炕時還囑咐着：『就我好說話，儘叫我睡炕上。』方大娘不自禁地對郭海興說：『老總，炕上還能睡個人，你上炕睡吧。』郭海興笑着說：『我在地上睡慣了，在地上睡香。』說着拉過大衣蓋在身上。不一會屋裏就起了鼾聲。方大娘想：『這隊伍不叫人侍候，也不畧五喝六，真怪！』

郭海興一睜開眼睛，太陽光正照在臉上，他趕忙爬起來，見神像跟前燒起三柱香，老大爺坐在炕頭巴眨巴眨抽旱烟，一手伸在右盆上烤火。兩個孩子也起來了，面朝裏坐着，兩身棉衣都是補了又補。他記起水缸裏的水昨晚就剩不多了，就披上大衣走出去，方大娘正在往灶坑裏塞高粱桿，破鍋蓋的邊緣上冒着熱氣，他問了聲：『大娘，水井在哪？』方大娘偏過臉說：『出門往左一拐就看見了。』說罷趕緊又往進塞高粱桿。郭海興提起水桶，悄悄走出門。門外雪堆尺把高，帽耳結子一會就凍硬了。

鍋開了。方大娘揭起鍋蓋，用勺子攪了攪，鍋裏漂起開了花的苞米粒。門一響，衝進股冷氣，方大娘回轉頭，見郭海興挑了担水進來，她一怔，想過去接，又不敢，便裝作沒看見，回頭去攪苞米粥。

郭海興把兩桶水倒進缸裏，搓着手走進裏屋。吳善芳已經醒了，背靠窗戶打呵欠。郭海興走到那個小的孩子跟前，按着他的肩膀，低頭問：『小弟弟，你叫個啥？』不料那孩子肩膀一抽，『哇』的大哭起來。那老漢急忙按熄烟袋，抖着聲音說：『孩子小，不懂得好歹，請老總別計較。』方大娘搶

進來，用身子護住孩子，帶笑說：『這孩子見不得生人，就愛哭。』隨後逗孩子說：『小喜，別哭了，快叫伯伯！』孩子還是哇哇哭，黃皮拉瘦的臉上，眼淚流成兩道槽。老漢急了，舉起烟袋，就要往孩子的頭上落，方大娘伸手擋住，隱了他一眼，老漢才抖擻擻地收回烟袋，連聲陪笑說：『對不起，老總！怪我沒管教好。』郭海興沒想到他們會慌成這樣，倒給弄得不知道說什麼好了，幸得吳善芳一下奔到炕跟前，蹣身上炕，坐到孩子對面，用大姆指按着鼻子，眯起眼睛，向孩子搖了幾搖頭，孩子才帶着淚花笑了，郭海興也笑起來。老漢見郭海興一笑，才鬆了口氣。方大娘也鬆了口氣，走了出去。這一鬧把大夥都鬧醒了，先後把大衣往身旁一擡，坐了起來。

郭海興雖然知道老鄉對咱們沒認識，可這麼一鬧，心裏總有些憋扭。這時方大娘端進一個瓦盆，盆裏盛着苞米粥，稀得只見黃湯湯。二次又端進一碟子大醬，一碟子酸白菜。一見這飯菜，郭海興的憋扭消散了，他扭轉頭說：『咱們活動活動，把門前的雪掃掉好不好？』哄一聲，大夥前腳踏着後腳，湧出門去。剛掃開頭，就見電話員在屯頭支電綫，大夥知道隊伍幾天內不會再動，準是要打遼陽城了，都上了勁，一會就把門前的雪全剷到屋背後。

吃過早飯，郭海興和方大娘嘮起喀來。方大娘把這羣人的行動看在眼裏，心放寬了，態度也隨和多了，講着講着就把她的心事滴水不漏地倒出來。原來方大娘家有過這麼一段遭遇。

方大娘的丈夫早去世了，留下一塊地，一個兒子。兒子名叫方忠德，今年十八歲，是個老實疙瘩。去年臘月間，屯裏抽丁抽到他兒子身上，陸老爺子的大孫子陸喜元也抽到了，兩家家主一合計，便叫青年人到外屯躲躲風。沒承想鄉長劉五爺親自跑來要人，一進門先扮出個笑臉說：『遼陽縣這回要

兵要得緊，不然也抽不到你們頭上。派來的帶兵官就挺在我家裏，說是兵不交齊不走。我天天供酒供肉，這筆花銷少不得要往民戶身上攤。我看還是把你孩子交出來好，大家都省事。」方大娘說：「孩子嚇跑了，誰知道跑哪去了。再說咱孩子今年才十七，還不够齡。」劉五爺眼一瞪，鼻子一皺，貓頭鷹一樣叫起來：「這回要的是明年的兵，明年你孩子不是十八歲了？看你刁，能刁過我劉五爺手去？哼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！」說着一撩皮袍角，背着手走了。當晚，她和陸老爺子都給抓進了鄉公所。關了三天三宵，第四天鄉長才把她們提出來。她回到屯裏，才知道她兒子和陸喜元得知消息，自動跑回來「投案」了。她一聽兩眼發黑，支撐着趕了三里地，趕到鄉公所，新兵早押進城裏去了。人沒見到，反倒受了劉五爺一頓奚落。回來她整整哭了一通宵。

春上，她打聽到兒子受了三個月新兵訓練，補充到連上當了二等兵。陸喜元沒有下落。她家養了幾隻雞，那時已經積攢了三十多個雞蛋，第二天早晨，便把雞蛋裝在筐子裏，進城去探望兒子。尋問了好一會，才找到營房，衛兵不讓進，她哀哀求告：「老總，行行好，……」這時出來個當官的，斜繫皮帶，皮鞋後跟敲得階沿石蹬蹬響，喝問了一聲：「老婆子，幹什麼來的？」她一說來意，那官長斜了他一眼，半抬着頭說：「人倒是有這麼個人，就是不能見！」她說了一串好話，那官長不住用皮鞋尖敲着階沿石，頭像害了抽筋病，不住搖擺，最後歇着她說：「怎不叫他媳婦來呢？他媳婦來準讓見。」方大娘氣不過，顫着聲音說：「長官，欺侮老婆子罪過，……」沒等說完，那官長就吼起來：「娘賣戾，罪過？老子就不曉得什麼叫罪過。」說罷飛起一脚，把她手裏的筐子踢飛，蛋黃流了一地。她又氣又怕，正不知做什麼好，只聽窗口裏有人叫了聲「媽」——隨後有個黑瘦的小個子從門裏奔

出來，她哭喊了聲『崽兒』，撲了過去，誰知那官長一個箭步竄到她面前，兩手抓起她的棉衣，猛一推，把她推倒地上，嘴裏還罵着：『下次再敢來，小心腦袋！』跟着一個轉身，趕牛似的吆喝：『回去！』到這當兵來了，又不是念書來了，快滾回去！』

等方大娘爬起身來，她的兒子和那官長都不見了，衛兵用刺刀對着她：『走！走！』她拾起簞子，三步一回頭的走開了。往後就再沒見她兒子的面。她想起來就哭，眼睛腫了消，消了腫，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。打端午節起，她每天燒兩回香，日盼夜禱，盼禱她兒子平安回來。

陸老爺子的大孫子原是個抗活的，兩個精壯男丁一走，兩家合起來種方家那塊地。老爺子、方大娘都下地。忙了半年，秋後收下四石五范米。糧剛打下，縣裏就來徵糧，一下徵去了兩石五。這個月初又徵了一回，說是徵，簡直是挨戶搶，結果又給搶去了八斗。災難沒有個完，八月節前，村裏來了一排清剿隊，這屯住一班，那屯住一班，一住下就要細糧吃，要酒喝，殺母雞吃。她家的三隻母雞全給捉去殺了。這幫子人到處串門子，一來就得當老太爺看待，一點怠慢不得。有次，一個清剿隊傢伙喝得醉醺醺的闖進來，硬要陸老爺的孫子小喜叫他『爸爸』，小喜沒叫，那傢伙一巴掌把小喜打倒地上，還跳着腳罵：『娘賣屌，這小崽子準是個土匪種，剛長牙就這麼倔。』自此，小喜見了穿軍裝的就躲。這幫人是劉五爺請來『保護地面』的。

方大娘說到傷心處就哭起來。吳善芳聽得頭頂冒火，他插了下炕桌問：『那個惡霸鄉長在不在？』方大娘說：『人家耳朵長，腿快，聽說你們要來，前幾天就帶起一家人，把細軟財物裝了三夫車，跟清剿隊一塊，跑到城裏去了。』吳善芳說：『大娘，放心好了。廟跑不了，和尚也跑不了。別說他

跑進遼陽城，跑進紫金城也要把他抓出來！」郭海興問：「他家有地沒有？」方大娘說：「地老了。早先就有三十多垧地，國民黨一來，他謀上了鄉長，束霸一塊，西佔一塊，又置起了十多垧。」——唉，我那苦命的孩子，不知幾時才能苦到頭。那兵營就像個鐵籠子，一關進去，畫眉鳥也叫不出聲來。」郭海興說：「大娘，不要難過，只要你家的孩子不堅決替蔣介石賣命，咱們一定要把他救出來。」方大娘擦了擦眼睛說：「真的？能把忠兒救出來我死了也高興。他嘴唇左邊有顆黑痣，矮個子。上次見他時，臉精瘦，眼珠子沒光彩。」

這天吃下午飯時，方大娘拿來十來個鹹雞蛋，擺在炕桌上，笑嘻嘻地說：「這是我給孩子留下的，快半年了。嚐一嚐。」郭海興連忙說：「還是留着吧，我們不吃。」方大娘見大家不吃；隨手拿起一個，就要往炕桌上敲，郭海興跳起來攔住說：「快別敲，敲碎了也不吃。咱們軍隊裏有紀律，不能隨便吃老鄉東西。硬要叫咱們吃，就是存心叫咱們犯紀律了。」方大娘見郭海興臉都漲紅了，就放下雞蛋，摸着炕桌說：「怎麼你們一口一個紀律，國家黨軍隊一口一個娘賣？都是軍隊，差不多遠！」——一連住了三天，這班人和這兩家人都搞熟了。方大娘差不多記全每個人的名字，改口稱同志了；小喜敢跳到同志們炕上來玩了，口口聲聲叫「叔叔」；大的孩子——二喜學會了「人民解放軍大反攻」歌，同志們在雪地裏演習攻地堡，他也跟去看；陸老爺子的話也多了，同志們演習回來，他總是把烟波羅往外一推，大聲招呼：「吸袋烟吧！」——可就在第四天早晨，方大娘起身一看：對炕和地上都空了，炕桌上放着柴火錢，高粱桿捧回外屋。隊伍悄悄開走了。

方大娘家冷落了。她還是早起三柱香，晚睡三柱香，不過多了一個願心：「槍子兒千萬不要碰在

這幫好人身上。」

這天清早，方大娘叫砲聲驚醒，她的心頓時上了鎖。天亮不一會，砲聲更密了，就跟鑼鼓一樣，通通通通分不出點。老爺子也聽見了，皺起白眉說：「自古說鐵打遼陽，不好打哪。」方大娘一聽心亂了，一頭出到屋外，手搭涼棚向東望。太陽光刺眼睛，天一片青，遠處升起淡烟，「也不知道誰家打的砲？砲彈千萬別碰上忠兒！……別碰在這幫好人身上！」

砲聲過午就不響了。一靜，方大娘的心反倒更亂了。她破格跑到神像跟前，又點起三柱香，老大爺也破了格，一袋接一袋抽旱烟，烟氣塞滿一屋。二喜一會扒到窗戶上望望，一會跑到門外望望，有次他大聲問爺爺：「八路軍能進遼陽城不？」老爺子吐出口烟回答：「難說。城牆厚哪，城頭上能跑得了馬！不好進。」

方大娘好容易熬過白天，熬到掌燈時候，她點上油燈，剛坐下，外門呀的開了，一個穿灰大衣的矮個子走進裏屋，那臉跟大衣顏色一樣，幾綹頭髮掉出帽沿，給汗水黏在額頭上。方大娘拭拭眼睛，一頭撲過去，兩手按在那人肩上一句話也沒說，眼淚就像兩條綫，流進牽動着的嘴裏。那人低低喊了聲媽，喘了口氣，就坐到炕頭上了。

陸老爺子一家人也圍攏來，二喜摸着他的灰大衣；小喜站得遠些，瞪起大眼睛望他的濕眼睛；老爺子啞聲問：「忠德，瞧見咱家喜元沒有？」方忠德站起來低聲說：「喜元哥開到瀋陽去了。」隨後像是記起了什麼，又把這句話大聲重複了一遍，眼淚也跟着流下來。老爺子扭轉頭，嘆了口氣，把兩個孫子拉開，慈聲地說：「忠德哥才回來，累了，別打擾他，讓他歇歇。」說罷一撒手，出到外屋

去了。

這邊方大娘解開她兒子的帽耳，把孩子的頭髮往上撻了撻，端詳着她兒子的臉。臉兩旁多了兩個深窩，眼睛下邊現出兩道凹痕，眼裏起了細紅絲，全臉都老了，好像出門了五年。身上帶着汗酸味，還帶着硫磺味，她担着心問：「忠兒，傷着那裏沒有？」方忠德又喘口氣，搖搖頭，伸手抹眼淚。方大娘抓起那隻手，止不住喊了一聲，又掛下兩串眼淚，原來那隻手背腫得像饅頭一樣。方忠德縮回手，勸慰他媽媽：「晚間修工事凍的，不要緊。好些弟兄的手，還有凍黑的呢。媽，往後可再也不受那號子罪了。」

「忠兒，自從那回見了你，媽想起你來就心痛。這那裏是去當兵，簡直是進了閻王殿！看那個狗官氣勢多高。」

「那傢伙是咱們的排長。這回可消了氣了，媽！」方忠德的眼睛明朗起來：「他帶着咱們這個排，守在西城一座洋房裏，中午八路軍的砲彈下雨一般擦進來，呆不住了，就退到後面一座樓上。八路軍可來得快，機槍還沒安好，他們就翻過城牆衝進來。排長掃了一梭衝鋒式，從窗口退到咱們後邊，連聲喊：「打，打！不打，掃死你們。」我閉起眼睛打了一槍，偷偷回頭一瞧，媽的，他溜走了。不一會八路軍衝上樓來，咱們就繳了槍。剛下樓梯，就見那傢伙橫在樓底下，想是叫八路軍揍死了。」

娘倆談得正酣，陸老爺子割了一鏟高粱火灰進來，把石盆捧到這邊炕上，倒進火灰。方忠德伸過手去，方大娘把它一把拉開：「別烤，烤了就好不了！待會用溫水洗洗。」老爺子二次進來，這會端

了小半盆稠苞米粥。方忠德邊盛邊說：『咱們一天兩頓飯，一頓乾的，一頓稀的，稀的比這稀多了，到底還是家裏強。』方大娘眼圈紅了，她想把家裏的苦境告訴孩子，又怕孩子傷心，就沒有說出口，轉了話頭：『你碰到郭班長了嗎？』『哪個郭班長？』孩子停下筷子問。方大娘便把幾天來的情形跟孩子說了一遍。接着說：『郭班長待人真親，他比你高半個頭，高鼻梁，鼻樑上有幾顆雀斑。』『聽說打遼陽城的八路軍有好幾萬呢，哪有這麼巧。』方忠德笑着說。方大娘也笑了，跟着心一沉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『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？都是有說有笑的好小伙子。』說着走到神像跟前，又點起三柱香，插到海碗裏，低聲禱唸：『但願郭班長他們平安回來！』

第二天，兩家人正圍在一鋪炕上吃早飯，外屋門嚮的推開，裏屋門口出現一個人，那人站在門框上喊：『遼陽城打下了！方大娘一聽，趕忙跑下炕奔過去，老大爺也伸腿下炕，伸出個大姆指說：『鐵打的遼陽也打下了，真是這一份。』兩個孩子也蹦下炕，跑過去叫『叔叔』。方大娘瞪着那人的臉說：『喲，幾天就落了肉。』接着身子往旁一縮，喜喜歡歡的說：『你看，我的孩子回來了！』方忠德一看那人的樣子就明白是誰了，親熱地叫了聲：『郭班長！』郭班長咧着嘴說：『恭喜你們！』這時門外又走進一串人來，小喜一把抱住吳善芳的大腿，王永春抱起二喜，嚷着：『唱個人民解放軍大反攻，忘了沒有？』方大娘叫這個，喊那個，笑哈哈地說：『一個也不短，都回來了！』一時屋裏塞滿喧鬧聲，擠滿了人，暖和了許多。

方忠德見這幫人挺親熱，很想跟大夥嘮嘮，可是他們剛吃完早飯就開起會來，開得挺起勁。他便坐在對面靜聽，有時候也笑笑。這會開了一白天，晚上又開，開完會，郭班長就摸黑出去了。方忠德

說：『怪不得你們能打勝仗，打完仗還開會討論。』王永春答了話：『這就是解放軍和「遭殃」軍不同處。在先我也在那邊幹了一年多，一打仗就害怕。解放過來以後，訴了苦，了解是爲自己打仗了；平時常演習，戰前想辦法，戰後開戰評會；懂了道理，有了本領，胆就大了。』

『你也在國民黨部隊裏幹過？』方忠德好奇地問，移到這鋪炕來，兩個人便在一塊嘮起來。因爲有過一段相同的受壓迫生活，兩個人越談越投機，別的同志也不時插上三兩句話。方大娘見孩子跟同志們談得來，在對炕直笑。這時郭海興回來了，進門就對方大娘說：『告訴你一件喜事。在惡霸鄉長家裏挖出地窖來了，糧食衣被一大堆。村裏的老鄉正愁過不了年，都主張分。指導員叫我通知你家，明天吃過早飯，到鄉公所去領糧，領回來好過年。』

方大娘天一亮就爬起來，和陸老爺子一塊，一人提拎着一個麻包到鄉公所去了。這裏郭海興和方忠德拉開了話。從吃過早飯拉到中午，方忠德問了解放軍裏許多事情，郭海興把知道的都告訴他，還把自己家裏分地分房的情形介紹了一下。方忠德越聽越入神，郭海興也越講越有勁，索性把方忠德拉到屯頭上，站在貼着『土地法大綱』的牆跟前，挑了幾條，詳細解釋給他聽。這天太陽很暖，雪都化了，雪水在他們站着的地方流成條小河，他倆也沒發覺。

正談着，方大娘的聲音響起來：『郭班長，你看！』方忠德回頭一瞧，見媽身上披着一件半新的寬棉衣，套了一條青棉褲，圍了條絨圍巾，麻袋鼓鼓地壓在背上，他急忙接過麻袋，方大娘直了直腰，拉了拉棉衣下擺向郭海興說：『郭班長，不怕你笑話，我一輩子沒穿過這麼乾淨的衣服。』郭海興見老爺子也趕來了，直喘氣，就伸手搶過他背上的麻包。老爺子喘過氣來，把夾在腰間的圍花被子往

郭海興面前一伸，恨恨地說：『你聞聞，儘樟腦味，準是在櫃子裏鎖了幾十年啦，咱爺孫三合蓋一條破被子，蓋了五年。』郭海興心頭一陣陣熱呼呼的，好像是他自己分了東西，他做開嗓門說：『這都是窮人的血汗，這會還給窮人了，千該萬該。』老爺子指指蓆包說：『這半袋是粳米，光粳米就存了四五十袋，他還儘往咱們身上逼，班長，他能跑了嗎？』『跑不了，這回興許給民主政府抓起來了！』方大娘忽然跳開兩步說：『啊呀，雪都化成河了。今年雪都化得早了。你們一到，春氣就動了，我看你們就是活菩薩。』

以後每逢同志們開會，方忠德就坐在對炕聽，閒下來就和同志們嘮喀，他很快就把郭海興當哥哥看待，把王永春當朋友看待了，有什麼話都跟他倆說，他倆也對他講了許多解放區的事情，講了好些革命道理，方忠德總是睜大眼睛靜聽，把這些話全收進心裏去了。

過年那天，一大早，四班同志就忙碌起來，有的掃地，有的抹桌子，有的把土豆收拾到一塊，方大娘攔也攔不住。郭海興還跑到連部，托文書寫了一副門對，貼在大門旁。到吃早飯時候，裏外都收拾得乾乾淨淨，穿過窗縫的陽光也更亮了，在炕上炕下一閃一閃跳動。

方大娘昨天就托鄰舍進城買了幾斤豬肉，用粳米換了幾斤白麵。她包完自家的餃子，又幫四班同志包了一大灘，下餃子也由她下。吃下午飯，兩邊炕上都吃餃子。方大娘穿着新棉衣，有說有笑，給小喜盛了一碗，又給自己的孩子盛了一碗，笑吟吟說：『要在部隊裏，怕吃不上吧？』孩子說：『去年過年吃的是高粱米，菜裏挑了兩塊肉星子，就剩下酸白菜了。』老爺子原先精神也挺旺，忽地停下筷子，向坐在對面的方忠德說：『你喜元哥要是不調到瀋陽去就好了。』兩個人自小一塊受苦長大，

聽老爺子一提，方忠德的心沉下來了。方大娘怕他們傷心，笑着說：『我看瀋陽也快了，過得了夏也過不了冬。』方忠德却望着房頂不出聲，他在想一件事。

年初二下午，隊伍就出發了。起初方大娘見同志們背上背包，拿起槍，還以為是去演習，沒承想郭海興走到他跟前說：『大娘，咱們走了，麻煩你們好多天。』這時同志們都出去了，門外響起號聲，郭班長也匆匆跑了出去，方大娘連說一句話也來不及，方忠德呆了一忽，急忙追出門喊：『郭班長！郭班長！我有句話跟你講！』郭海興轉身停住，方忠德摩弄着胸前的扣子，低着頭，却用堅決的聲調說：『我想參加你們的隊伍，收不收？』郭海興說：『堅決不堅決？咱們部隊裏可要能吃得下苦啊！』方忠德頭一仰說：『我一小受苦長大，還怕吃不下苦？班長，我是窮人出身，倒在地主軍隊裏當了一年兵，想起來難過。我要把髒點子洗乾淨。』郭班長拉起他的手說：『那好哇！你跟你媽講過沒有？』方忠德搖搖頭，郭海興說：『那先跟你媽講通了再說。』說罷跨開大步走了。方忠德想了想，還是趕上去。到了屯頭，見隊伍已經出了屯，鮮亮的湯姆式、輕機槍、六〇砲，扛在肩上，步槍騎齊的掛在肩上，那隊伍真有股威勢！方忠德在隊伍後面跟了一會，郭海興幾次催他回，他才慢吞吞地走回，快到屯頭，見他媽挽着個筐子趕上來，把筐子塞給他說：『忠兒，你快趕上去，把這十個鹹雞蛋叫郭班長帶上！』方忠德說：『他們不吃羣衆東西，趕上去也白搭。』方大娘眼望隊伍越走越遠，望到滾圓的紅太陽碰到樹梢，望到隊伍進了樹叢，她才往回走，方忠德一聲不響，走在後面。

太陽光把那個小屯照得通紅。娘倆走了十幾步，方忠德突然搶到娘跟前說：『媽，我要參加解放軍！我已經決心了！』方大娘驚了驚，偏過臉，輕輕地說：『才回來又要離家？』方忠德說：『就緊

「如我沒回來，家裏還不一樣過了？現時天下變了，我參了軍，你在家也不愁沒人照顧。我要打到瀋陽解放陸大哥去！」方大娘緊閉嘴唇，想了一陣，擦擦眼睛說：「好，隨你便吧！這是個啥隊伍，看了幾天，我也明白了。能參加這樣隊伍，媽放得下心！」方忠德沒說話，從他娘手裏輕輕接過筐子，跟媽靠得更緊一些。回到家門時，門裏傳出歌聲，這是二喜在唱『人民解放軍大反攻』。

一九四八·六月

82

772235

表士

48. 1940 住 10000.

其中 1940